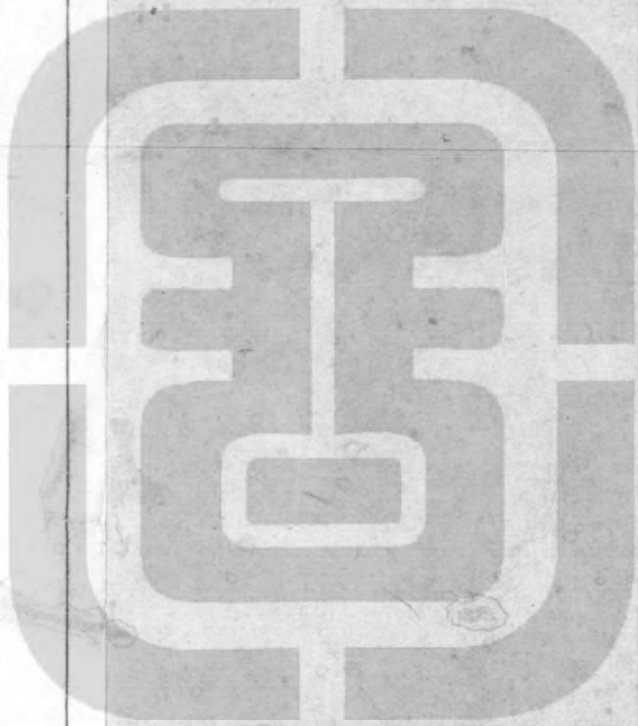


魏鶴山先生全集





原件短缺

卷1-25

恭肅
不圖
書香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

卷七十二

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

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奏狀

御筆特降中使宣

押赴院治事者臣款被寵靈退深虞懼伏

念不猥由寒遠早玷清華校之投裔之餘

付以守藩之寄既云忝冒忽誤招延翰苑

容臺經帷史觀已自慙于累印人亦訝於

條冰無一可預負六宜去雖冒再三之童

瀆未殫萬一之愚衷敢意殊知特頒親擢

俾與議樞庭之末復假名祕殿之隆錫天

錫山

安國重刊

罷于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霄斷浸
潤之譖不行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
矧是危難而受任加之兄弟之孔懷事會
搶攘蓋未知其終極心神質亂恐難責以
驅馳使冒昧而直前必顛覆之禾免犬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真賢念臣今日
之辭難猶勝異時之誤事於止而知止既
屢貢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願曲垂於皇鑒
所有恩命未敢接受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
事督視京湖軍馬表

得遷以榮為懼伏念臣
任於艱危

而寡與愚不適時既謬長於六糝又叨
於三年由用臣之大驟致公論之不齊
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
命之加重念臣蒙恩忝者於列卿居位又
幾于數月竭其補報固嘗累讀之奏陳見
諸施行曾蔑一言之聽用矧又遠達於君
父焉今董視于師成以言語侍從之臣親
近猶難于感悟若錢谷甲兵之問號呼益
遠于聽聞縱自今勉狗其請求恐在外終
成于扞格居然一冒受悔亦奚追伏望皇
帝陛下毋拘反汗之嫌府察由衷之懇宥
其方命畀以真祠既明且故以保其身敢
作生全之計陳力就列不能皆止庶幾愚

分之安

三辞免金樞賢祝奏劄

臣此以家國之憂熏心俯揆短才仰窺時
意乞奉祠者三辞恩命者再半月于茲闔
門待命而陛下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
詔使超命視事又申頒答誨曲絕來章感
命所匪何敢瀆陳然而臣子之于君父寧
其首犯毋欺毋怙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
于方命之謹取辞難之譏其罪止于一身
其或間于知幾昧于科事勇往冒進或有
脫誤禍及國家臣雖身蹈艱危無益於
事臣庸靖七年居蜀三載推臣之懷乱天
下不及救也陛下之親攬萬幾不及與

宙已十二

也改元半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獲忝
近臣則內患外禍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
不行言不聽一旦四方有敗臣不及知忽
被風雷之令拔臣于再三忱請屢卻弗已
之餘授臣以三四六臣却立不顧之地臣
感激兩朝知遇猶不敢固辞復自惟念今
聞命已數日若繩以御筆趣發之期則
來日正當上道今且以至微者言之府史
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為之雖欲
從密院差撥茫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
至外郡與欲辟之官屬先定去就尚無一
人可遣蓋不惟人情觀望辞避不前亦由
疎遠之人驟登朝列既未獲乎上則安能

以見信于人。是瑣瑣者猶如此。况其大者。臣一年之間。殆與世絕。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辟之官。以其資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烏合。又必以其非素拊循。動多扞格。古之有天下者。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政塗一日之素。而遽責之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迫。道路已梗。襄安隨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臣頃過其境。無一可用。德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既為叛兵所乘。則鄂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慮城道梗。則襄鄂不復相通。夫以

朝廷疎棄之人。而驟當江漢艱危之役。縱臣本能度德量力。冒昧而前。其如枉援生靈。何。臣不欲盡言者。蓋辭難進。事猶是一說。脫又咎臣以怨望。議臣以畏法。則臣益不能以自明。是用盡瀝肺腑。控告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察臣之愚。非出具文。速為收回。執政恩命。檢照累贖。賜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宰執中。別加遴選。庶資平日。講明之素。舉辟僚吏。緩御將士。奔走吏事。無不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式要畧奏伏 聖旨。差。臣 臣今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差。臣 無同提舉編修經式要畧老臣。猥以謏材。

遺叨隆眷陞華書賜與詔把建既視教於
取徐復董師於江討被榮過甚揣分蔑加
况又申頌綸詔之丁寧參掌玉鈐之會粹
方此究心於獎率疇能效矚於編摩冒昧
居之僥踰甚矣竊望 皇帝陛下察其非
具文之請念其非經武之才持以誤恩毋
拘近比所有成命未致祗受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
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 陛下不忍終奪
拔之遠屏之餘付之藩翰實之周行以親
政招延之士言之臣最為未至而墮居眾
俊之右果以超倫過分噴有煩言臣累疏

由七十五

求歸未蒙俞允 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
宥府視師自漢魏以來督府之任乃將相
之雄權其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
父次者為之未有拔自從臣聚當事任者
蓋以盡獲諸將得專問外之事其任至重
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
旦自摧尚書為之令下之日人謂創見臣
自三疏尚書祠之後空辭新命又至再三
陛下申遣詔使促臣隨班奏事面諭丁寧
臣切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跼蹐受命退
而差辟官吏條列事目調遣將士凡所以
為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周不惟臣子所以
國之至情亦所以避諛遠謗庶幾無間可

入也然而所辟之官始擬某：皆不屑就
以至某：諸人亦無有一屑就者今僅餘
二三人如某：拒與隨宜行事而元僚無人
議幕機幹以下尚多闕員至於統帥編裨
之任亦豈容綏而用一人焉則曰殿司人
之所忌也謀一行焉則口帥臣之所不樂
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留令太父墜
甕民居以為幕府而力驅刑劫僅得密院
數吏奉行文書餘散漫不合頗費收拾
臣嘗燕居深念久而不得其說或有過臣
言曰尔何暗之甚也師之坤曰在師中言
承天寵也九二以一陽居五陰此為專屬
問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后事

權可一奇不得乎六土則人誰信之故無
人乎宣王之側則不能用吉甫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是故有呂夷簡而
後范仲淹得以宣威陝服有趙鼎而後張
浚得以督師諸路今爾獨荷陛下之知
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之事
無一施行受命半月朝令夕改無所禀承
則自今一遠君門誰實主之臣麾之使去
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逢明主得效
尺寸于戎行敢有它詞或又曰爾知所以
來乎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
既咸欲召臣德秀臣了翁而宰執一詞以
為不可陛下以二臣終不可忘也排羣

議而用之陛下之聖明孰不傾聳德秀既
至宰臣終不肯與之共政其後雖隆以虛
名而不及于用今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
幾之早而求去之勇也宰執無以中之則
出雷風之令使之不及掩耳夫漢高帝召
拜韓信付以軍旅之事而蕭何謂其如召
小兒故齊戒設壇而後敢遣今並命二人
而一人不及前知雖假之恩寵以擢羣聽
實壓之事任以杜免章故度越典常一日
而再命是乃託此以逐爾也而爾不之覺
手臣曰此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宰執焉得與聞
哉又曰縱出於陛下之獨斷而不能無
可疑者爾嘗言入失尚存謂如故臣專忌

清類而宰執不為之改也爾嘗言四不求
行謂地軍和好之等而宰執不為之動也
以至重江陵復舊屯守故疆等事言之數
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狄變作於
外人情搖於內荆襄一面上而荆房均光
下而隨襄安信專勢日祖然後急而求爾
異時師行日三十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
使速行可五十里加以途遠應酬軍務亦
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遲遲之
罪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精輕物貴
之時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
百五十萬之用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
及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總所供億之數

言之約有一十萬人若人約十千則一百萬緡矣倍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外今支給之數僅供一撫而途與住府之費不與焉爾必有乏與之罪異時督府應諸路之調遣如葉義問遣虞允文趙李顯忠交軍允文齎金銀拮幣告牒以行於得便宜糾合將二乘機勦敵今爾有餘方不以給遣行之官吏乎異時張俊董師煥使趙開措置財用一歲之財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或三千餘方緡而監酒稅亦半之蓋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羣之為錢糧官日數百萬緡一搗而盡當此六私赤立之

時所餘用度將於何取之夫士脩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今宰執不得沮爾水去崇而壞爾於今日也昔顏真卿之出使舉朝為之失色韓愈之宣諭穆宗為之悔惜至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今國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于內故不爾從而尚可行乎臣思之累日才悟其說然猶不欲以仰瀆天聽每朝奏事面承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落作之不應招之不來子然孤蹤塊守陋室而憂厲熏其內程期迫于外深念臣之事君寧其觸犯以取忤不可欺隱而苟從臣伏見數日以來左相慨然請行而右

相亦欲自任其事蓋茲事當用親信久任
之宰相不當用疏遠驟進之書生而况二
相服在大寮多歷年所凡今專閫之臣下
逮將士皆其親所識拔幹疑運掉如身使
臂氣勢聯屬靡不如意豈可與一旦驟升
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陛下若從其請
則事体增重人心胥奮或不欲強其行則
其次又有樞府二臣翱翔要近之日久究
諳國事閱習人材亦豈不可與茲選而必
欲委其事於臣使其實付而不知退則不
惟侯宰相蒙擠排士類之譏亦使臣受不
自揆受之謗也臣又見侍御史李鴻復謂
臣失之太輕將有不審之失有申誤之憂

又謂既有制帥矣以督視為局面既新舊
弊如故奚以督視為其言極為諄切是雖
出於忿激之私其實知臣之病莫過于此
論督府之不當建莫切於此臣既不為時
論所容今又被命半月舉辟而不見從申
請而不即應益得以資謏甚者之口遲遲
數日必遭口語或幸而得出都門則決無
呂趙諸臣之應乎內陛下雖欲保全而
亦不能矣進退遲速皆是獲戾獲戾不足
恤也寧不誤國事乎夫古之受任者上下
交孚表裏相應然後威稜氣焰有以號召
奔走何事之不可為今焉以一人之深知
而宰執公卿以下無一主之臣固知任重

力微有孤隆委然猶勉自鞭策冀效微勞
以報上恩而未出都門人情物議已紛
紛如此况又有攻者之曰臣太輕不審曰
奚以督視為斯言流播固不待督府有所
設施內而統部外而夷狄盜賊皆已知督
府之不足恃縱臣不自揆度其為無益而
有害也明矣欲望皇帝陛下矜臣孤遠
之蹤多忤寡與淺輕之才動輒得謗速為
檢會累牘早從罷免遵照紹興隆興典故
別選宰臣以當其任如以臣為避事則臣
乞仍守舊官以參贊軍事從行伏乞
旨即賜處分臣惟是方命之譴謹已闔門
席藁恭俟嚴誅

真二

所有執政恩數難以冒受已一面將元
被受省劄繳納尚書省伏乞
賜收回施行臣又照得今來未受告命
則猶侍從之臣更不敢做執政例至門
外待命見留寓舍聽候回降伏乞
先事奏陳三事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誤蒙推擇董師上游威命所臨進退維
谷雖王事有嚴義不敢辭然有當先事奏
陳者謹具下項

一照對自中都而趨荆鄂約二千五百
八十里窮日之力行五十里約兩月
可至輜重遲緩又須兩月以上若舟
行則三閱月亦未可知蓋陸行則日

程有限行役勞苦兼有雨雪之淹身
行則溯流而前步上牽挽兼有風濤
之患今晝夜起辦約須月初方可啓
行勢非二月初不至若每州犒軍
會非一日不辦又破十日萬一事勢
驟急心雖欲馳身不可到則旁觀者
必有濡緩避事之譏當此之時枉受
遣責更合取自聖裁
一今聞德安叛卒牽引北寇散在安陸
以至黃陂臣雖先已給長榜發公劄
下都統王昺俾之開諭又設賞格速
其歸降猶未見回報今倡獫未已萬
一道梗不可進前若所至逗遛必誤

國事若以烏合之卒數百人當不測
之寇臣雖不敢愛身必至損威辱國
或前或却不得不豫以聞奏更合取
自聖裁

一臣今所管係是荆襄地分於江淮地
分非所干與而舟行道過京口金陵
池陽九江黃州彼能非荆襄所隸而
中將必遣兵出迎臣止是量其出接
之人斟酌支犒其在寨者不該支犒
若在虜同所管地分圍營厚犒添此
一項則用度愈廣更乞
一睿旨令
朝廷於今來五百萬緡外添貼支降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

臣昨具乞骸之奏未蒙俞允仍賜緘還加以召入禁廷申頌誨教天顏和說聖訓丁寧臣感激恩私深戰懼重念臣自辭不獲命固欲捐軀報國凡所區畫夜以繼日細大不舉惟是廟堂志意之不孚臺諫議論之可畏兵財調度之不應求諸事宜無一而可故賓僚退怯無一肯從倘使冒昧而前必是誤國敗事是以空歷愚衷具陳前牘所冀陛下俯回淵聽改命大臣庶幾事權益尊躬統歸一臣蓋為社稷謀非為一身計也而天高聽邈未亮血誠重念臣夙以蠢愚自開禧寶慶連挂大臣

苗公

今傷弓之餘寧不知劄然而言出諸口者駟馬不及追事決於心者萬牛莫能燒臣前日狂瞽之言既出則自今忿疾者必益衆雖欲勿去勢所不容若陛下未加誅戮委曲處分猶使之強顏朝列則是臣辭避事任貪戀誤恩舍危即安辭難就易不惟公論之所不可陛下亦安用此項項無耻之人也况臣粗知事君之義於此多故之時豈不欲見危致命補報萬分實以如前所陳抵牾牽掣咫尺天威猶唯感悟一辭軒哇誰其念之或陛下必欲責臣俾效命于顏行則臣乞以從官參贊軍事斷不敢辭所有先來執政恩教禮物等已具

申尚書省繳回併云 零旨速賜收寢

二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

奏劄十一月二十

臣輒犯天誅存陳述比於三乞祠三
免之後又嘗兩具奏篇未蒙允俞進退維
谷臣之前牘大約以上下不孚中外無應
深恐抵牾牽掣事功不成今再三惟念猶
有未盡陳者敢極言之夫事必有終始勢
必有緩急知所先後然後可以因變制宜
伏自陛下躬攬萬幾圖任舊人今兩丞
相實居百僚之右不惟十數年間政事之
本末人物之才否皆其所閱歷而戒蔡之
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師王撤之入貢議

論錯出又皆二相實主其事遠方賤臣不
及與議但見皇華采薇之遣交馳于道路
蒐葵之責任方重嵩之之召命已頒謂之
和則有戰矣謂之戰則有和矣竊意廟謨
深遠必有弭變之良圖也而使之使未
逐上流之憂已急歸附之衆方倚為爪牙
而叛服靡常屢生於肘腋凡此利害實關
安危雖以朝士之身履目擊者猶不及究
知本末况臣來自下土僅數月耳奚從而
盡知故於兩相之請行所以力贊 睿斷
而自請為僚佐者非有他也譬之弈棋規
模布置未及終局弱形已見急使一人終
之終之者固不敢辭而規模則前人之規

摸也冒昧繼之則前者立脫其責後者興
受其敗今之規模則二相之規模也若以
一相主乎內一相行乎外則表裏相應血
脈流通事權益專財力益厚不猶愈於孤
遠驟升之臣舉辭而不盡從申請而不即
應者乎此論既定則臣以從官參贊軍事
有不加言臣請伏避事之誅 陛下若不
早決此議日復一日萬有一赤白囊文至
則累年秉政造事之臣得以移過於一旦
受任而未行者矣雖身膏斧載無益治亂
也如 陛下尚守前日訓諭欲用隆興故
事令在朝置局則臣亦何顏以居其位惟
有累疏因請闔門俟譴不得其求不已也

疊犯雷霆之威下情惶懼隕越之至
乞檢會累積收回執政恩例奏劄十一
月一日

臣自蒙隆委屢控免章未賜允俞愚衷增
惕重念臣始焉濩義不敢辭難既而深思
則知有甚難者臣前所陳蓋有未盡今所
謂甚難者兵財是也中興以來所開督府
供億調度歲有常 攷之故實張安之督
師川陝歲支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
三千餘萬緡葉義問之督江淮也啓行所
帶者銀貳拾萬兩全一萬兩見錢九百萬
緡臣昨條具所乞帶行以一千萬緡為請
朝廷止許撥五百萬緡繼而實有三百萬

緡尋行會計京湖見管兵數約不足以供
一犒之費而况楮輕物貴三百萬緡僅有
昔日五十萬緡之用乎近者必江制置陳
韓差兵二千隨揚福與往鄂州人犒二
十五千制置將德自三百千以下有差而
生券又不與焉以制司所犒二千人之數
已近六萬緡則督府犒軍豈容有減於制
司然則臣之所帶錢物決不足以充一犒
之用蓋非空言也六抵朝廷所科降之
數不過為數月計萬一蕤虜未即盡退或
內寇尚遠天誅於斯時也內有督府官吏
將士經常之費外有應援扞禦激賞之需
而當此楮賤物貴又非紹興隆興之比每

歲必費數千萬緡而未有已時
庫今已窘東臣欲於五百萬緡之外更有
增請今所開帑藏已無可出則此三百萬
者尚不足以供目前朕久不結局不知何
以繼之又恐臣一出之後國家用度何
所仰給臣所以日夜惶悚非為身計實為
國家深長思也若夫甲兵之事則又有甚
難言者今虜自金房而下於光化之寧絕
漢而南若自興山可以擣歸自房可以
趨岷之遠安自銀池峪可以通荆門若隨
棗不固則安郢竟陵荆門之間皆為虜區
若信陽有警則光山麻城黃陂之間皆為
叛卒之藪當此之時所在鎮戍各守其地

豈可後東撰西其勢必有告急之書乞師
於督府乞給于督府以至根輿器械皆有
求於督府與之則無從而出相之則難於
坐視且如督府之行今欲差貶司人或者
難之將取之鎮江乃聞左丞相云鎮江已
不肯抽郡將求之建康然建康新調二平
人從接江陵其勢必不容再有抽捐江池
以往又安得有寬剩之兵可耶蓋不惟到
司之後難於運掉而公途次舍不一有一
兵可以為衛萬一寇盜 嚮督府之單弱
事自出於意料之外寧不煩威辱國此臣
所以 夜徊徨欲行復却蓋非為身計實
為國家深長思也欲望 陛下審諭大臣

黃

使之參臣所陳反覆研究 真見得目前
可以行後來可以久則然後 定為一說若
臣前來控辭恩命敢望 陛下 斷仍為檢會
累牘速賜收回施行冒干 宸嚴不勝隕
越俟命之至

貼黃

臣竊謂樞臣督師事大 重故人衆而
費夥今 陛下若憚於反 牙則乞用
先朝舊例以尚書為宣諭 使則行督師
之實而無督師之名事体 既輕結局亦
易伏乞 睿照

又貼黃

自初開府支搞諸軍外又有下項

調援兵

支江淮諸軍之出沒者辨涼湖地分

犒暴露將士炊礮礮標

勞諸屢戰散之卒故醉精

給新招軍錢物衣甲軍器

賑流民

恤殘破州郡

招潰叛 造軍器 用間探

凡此又在五百萬緡之外伏乞辱

照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狀奏三月

臣伏準省劄備奉 御筆督視江淮軍馬

取事令臣兼領者臣聞敵車不可以載重

器弱步不可以勝豐扛臣藐然書生未開

軍旅之事誤蒙眷簡割屬以之流之寄臣

自量才力之不足內外之不應凡六具控

辭未拜允前方讓戰揚茲又申放宸翰

兼界江淮任重力微用知攸濟凡此七路

東西綿亘數千餘里而以有限之知力應

無窮之事會脫有緩急愈重顧憂欲望

皇帝陛下速收成漁改界時賢使臣專心

致志從事上游以仰副責任之意豈惟孤

蠡之幸實宗社幸甚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嚴限催督逾期起發外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應兩府所辟官屬內具任人截日任
行本職日赴行府議事廳供職或有託疾
辭行者乞自 朝廷重作施行其餘殿前
司臨安府轉運司等處并自 朝廷嚴限
催督庶幾不致有妨行色以誤國事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臣自被命以來雖聞議論不一然合行事
件竊恐有失機會已 一面隨宜區處今略
以有閑事辦者謹條具下項

一作私書與趙范同公文榜劄等前去
付王旻孟珙招安常進尚全等并劄
江陵府差官撫諭

一劄何元壽令 一面措置杆禦劄黃伯
固充參贊軍事 一面以督府議事廳
幫衙行事策應上流

一給榜付四川制置司及江陵府又散
印榜二百道於七路州郡勸諭大家
豪民結集民丁保護上流以官資厚
賞

一劄李虎王鑑楊福興趙勝劉虎照元
行星夜提兵應援荆襄

一劄楊義充督府帳前都統制就令任
責鄂州江面

一遣屬官萬一薦同官觀人秦良謀前
去劉溥處商議遣人至郭勝處仍帶

錢銀前去

一劉公江州郡聚集魚舡以助水軍防

鄂凡幾處隘口兵若干舡若干割領
將佐是誰任責令具夾密帳狀申以
憑點視

一差官先期起發賚會子於所經過州
允換見錢庶幾舡到不留滯

一聞常進擒獲已一面從速囑何大監
元壽如發到鄂州且與存全以為招
徠之地見一巨分付萬一薦等陸續
前去招諭

一其餘隨宜區處事件更不一一詳

伏乞睿照奏別撰日朝辭三月九日

臣六日嘗具奏欲以十一日朝辭十二日

出閣昨蒙玉音面諭退又謀之二相則知

十二日未可行巨除已遵依聖訓欲別行

擇日朝辭起發謹具奏聞更合取自

聖裁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

視江淮京湖軍馬謝表

備勦禁涂方析閭廩聯班宥府邊界上游

猶牆莫託其控辨員乘終慙於忝竊思深

責重才短心寒臣歷觀今古理亂之間孰

無夷狄盜賊之事然而撤桑於未雨者常

治寢薪於厝火者必危實存乎人唯委諸
數項者三京之兆釁置不復言若夫數路
之寇遠博之已又僅此際得人而莫率俾
並邊渴日以經綸亦須氣勢之稍強何至
藩籬之盡壞乃漏舟飄忽之頃易置榜人
而敗局支離之餘驟更奕手帑藏不敷於
調度軍屯極費於分張只論經常已云端
矣使其歷久矣以繼之矧如臣者賦分數
奇謀身百拙遭際兩朝之眷遇愧覩三
紀之踐揚方當安危存亡之秋固知進退
去就之義雖多掣肘寧敢辭難趨爭之口
既自鞭於庸懦出車遣戍亦具見於條陳
將卜乘之修行乃群言之交至若何受任

惟自乞歸豈期
之主吏來旬於荆楚復盡護於江淮人
皆笑其甚愚已禾知其依屈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濟世中興慎小虜之
被得命大師而燮伐拔臣於見大夫之外
授臣以視執政之恩致使孤蹤驟當重寄
臣敢不忠以衛上奮不顧身罪當誅芳天
土聖明雖不憂於衆毀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更有類於述言
奏乞宣諭大臣趣辨行期十一日
臣自被命督師今既踰月駢承憂顧不敢
固辭然而人情玩於苟安叔之甚難而散
之甚易臣始聞師命辟置幕屬猶有從者

縱準 御筆別議行期則人情觀望旋即
誤事故自朝至昃凡先期施行之命則必倉卒
還餘力既嘗條具奏知矣忽又聞兼領江
淮之命臣於是申嚴約束收拾官吏庶幾
指日可行而數日以來有司調度倍覺艱
澀臣不敢見之奏篇尋行訪問乃是惑於
傳聞不一之言未肯支發如臣之不敢避
事固見之累牘無用贅陳然而目前所甚
憂者遲之不行則諸閫藉口以避責諸軍
張頤以望犒諸郡舉首以俟援此皆必然
之理又其次則監司州縣恐有不識事躄
者以督府經過旁緣科擾或拘藉人艇或

措留夫運則動是旬月寧無怨嗟更科
緩必有飢寒顛踣之慮駭步司所差制領
將佐各已到行府供職屢請先期整餼人
馬支俵居行錢物亦無辭以應之凡此皆
當汲之區處不可後緩者臣前一日雖又
蒙玉音面諭遲又請於二相皆謂必緩行
期其在臣子豈不仰軀國力寧敢再三趣
迫以取方命之譴實以行期不決則進退
無適中外皇之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如
廟論一定初無更易即乞速下有司照書
一申請事理嚴限兩日盡數應辦庶可即
日起發毋使進退周章以貽物議危迫之
情惟陛下速賜果斷于員天威下情無任

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臣照得朝廷撥遣邊臣督師於外豈不

欲其卯受命辰出師然既速而復徐之

既分而後合焉朝令夕改甲可乙否中

外皇惑不曉所謂臣竊思之只緣當來

應辦兩督府除金銀告牒等外各許緡

錢五百萬京湖一司今恐僅得三百萬

江淮一司全未科撥契勘江淮官軍民

兵約二十五萬京湖亦是若只以犒軍

一事言之今所賚之錢一犒即盡此外

如給官吏拓新軍遣援在處流移受降

附發間撫收潰叛造器械募舟師防江

面等又不在在此數皆立時支遣不容費

貸者掣肘如此臣安得不一言臣雖至

愚豈不仰體國力契勘到左帑除已交

百十六萬外見在楮券盡以零會湊之

或可得五百萬而江淮一府終未有可

以那移或謂佳鹽每歲六十五萬袋內

撥借十萬袋臣自行區屬津載變充亦

可以對折今來支降或又謂豈無諸司

寄楮錢諸郡交頭錢之類可以便宜取

撥然只以江東一路言之自兌換會子

後未與出詔已是虛掛文曆恐至前途

有誤指準今來只候朝廷處分既定

先將左帑零會湊五百萬外更增一二

百萬金錢等物縱不及兩府元請之數
若姑可以備初到之費則臣且一面起
發公途便宜措置徐俟諸司諸州有可
那移者接續應用猶是一說更自
陛下裁度如以為可行即乞速賜處分
貼黃奏江陵從省府乞兵
臣得江陵尤煥十一月二十九日書云
在城守禦適臣行府榜剗招捕叛寇郵
置到後旁緣聲勢與將士喝轉三官資
韃虜聞之上馬東去疑大兵之將至以
此見得外間所望於督府者甚厚又得
公狀欲從督府乞兵二萬人此等事正
費區處併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臣數犯天威亦神愚懼照得京湖元撥官
會五百萬貫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
萬貫共計壹仟萬貫然不敢盡如元數支
請若得七百萬貫臣亦且前去今庫中附
以零會僅可得五百萬貫其間軟爛擔心
前途決不可用尚貴揀擇若筭計初到支
犒如人支十七千已當四百五十萬貫而
制領將佐在外或邇來制司支犒之例稍
多則又當向上增支其數不止此所餘者
僅五十萬貫耳又金二千兩約計官會十
六萬銀十五萬兩約計官會一百五萬貫
凡此三項通計一百七十一萬貫度牒鹽

袋雖在橐中卒唯交易而目前如激犒出
戰士卒賞賜戰勝士卒經理殘破州郡
置遺德後知合陸別三造海八題之合制措存恤陣亡
重傷之家贍給隨行官吏招收新軍調遣
接卒區處流移招納降附發遣問諜懷來
潰叛置造器械召募舟師皆必不可闕之
費此豈一百七十一萬貫所能辦者事理
曉然臣累日嘗以奏陳雖蒙允可而有司
元未見趣辨應副臣今陛在來日期
程甚迫而期會不應費用多端而錢數欠
少伏望霄旨照臣累請於五百萬之外
更賜增支若使錢不應手使臣滯留閩外
人美應辨數足而後可行則人益得以現

我之登實其於事體關係匪輕臣不勝顛
天請命之至
貼黃奏准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
事

臣今來未起發間已據准西總領所乞
錢二百萬米五十萬石准西制司申乞
將歸附一年借補人董堅等換授真命
江陵府申乞調精銳二萬人策應江州
申江西團結等軍在木州扞禦乞明賜
科撥錢糧未行而所請日至恐一出之
後求者紛然定費區畫當是時叫闈不
聞實閔利害伏乞霄照

陸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國民

陽山... 陽山... 陽山...

金... 怨 十一月十四日

臣以書生起家未開軍旅之事適丁多故
驟當事任度時量力負荷惟藉竊自惟念
先帝拔臣於疎遠之餘陛下起臣於廢
棄之又受恩深厚圖報無所是用祗承
命敢有他辭而旬浹之間欲被宸翰別
議行期臣進退彷徨是用再辭上還恩數
豈謂皇明委照未肯終棄而臣亦念主憂
臣辱義不得終辭則拜跪請行刻日就道
而廟謨靡定復經行期夫趙充國自金城
請事戊申奏聞甲寅葬可數千里之置郵
而奏報於七日之近高崇文奉詔討蜀仰
漏受命辰巳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

於一時之壞今收在通泰受命踰月而一
行一却乃君父而未吏所幸臣規模市置
知不改以議論可否為之亦檢見之施行
粗有端倪今陛下力排群議乞聽臣行
幸得諫戒不愆於期今臣義所當為不敢
不勉雖然事有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
於外者未也陛下之所運於內者本也
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而暮
非彼或以馬璘之盟而行庫城之劫我又
以壽生之辯而齊韓信之師則彼是相尋
而在內之本搖矣臣於此特縱知其不可
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則與受其敗牽
制抵牾將何所稟承乎人才所當別也用

一君子而問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
以高倖患夫者引類以自助若權者託公
以濟私日往月來者裁瘼存則在內之本
撥矣臣於此時建一謀焉恐謗間媚忌
以危其身請一事焉又恐拘學文法而掣
其肘動輒齟齬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
既不可憑藉如此則臣雖欲集思廣益致
命盡分以報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
陛下堅疑國論而無和戰之錯陳甄別人
才而無邪正之並用持之以堅斷之以果
毋為人言所怵者欲所移與臣秉鈇於外
庶乎有恃無恐抑至區區於陳罔係固重
然猶涉於事物若本之則有在矣臣愚更

望陛下恐懼修省以回天怒恭儉為實
以圖民怨蓋天之怒非田况所請數祀救
一猛香所可禳除也氏之怨非息夫躬所
謂遣一大將軍行遣兵勅武備可以厭應
也陛下不足之思而謂遣一樞臣足以
上回天心下慰民志有今朝廷之上遂
委其責無復桐粟稽担之意以行乎其間則
內外本末不相貫通而陛下之事去矣
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為此臣所以勤
懇為陛下告為社稷長慮非為一
身孤危憂也惟陛下審思之力行之臣遠
遠清光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
至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七十八
臣甲

奏乞降便宜詔書

臣謹蒙 聖恩 驟望 有附 專征 闔外 假以 便宜 黜陟 之典 非臣 所克 負荷 辭不 獲命 冒昧 祗承 皇念 四郊 屢壘 全仗 皇威 遇 賜 褒 獎 羣 聽 伏見 張 浚 曩 以 樞 臣 出使 高 皇 帝 親 御 翰 墨 賜 以 詔 書 趙 鼎 繼 行 援 以 爲 請 臣 愚 欲 望 陛 下 仰 尊 烈 祖 英 武 之 規 俯 察 微 臣 責 任 之 重 發 揮 溫 詔 付 宣 布 所 部 庶 幾 軍 民 知 聖 入 子 不 泄 廷 志 遠 感 嘉 用 民 珍 寇 安 邊 易 曰 在 師 中 吉 孚 天 寵 也 惟 冀 睿 慈 曲 垂 賜 可 臣 不 勝 激 切 之 至

賜便宜詔書謝表

臣伏以圖上方略敢專闡外之權詔許便
宜爰重軍中之令絲綸播告旗壘精明竊
惟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入臣之義知無不
爲况推轂臨遣之榮任賜鉞專征之責故
不從中覆李牧所以破胡惟汝予同裴度
所以擒蔡允稱重寄可授非才而臣曾蔑
寸長適膺剴屬軍務固難於踰度敵情未
易以測知若非因變而制宜將恐遠機而
誤事不圖 睿照特假 皇靈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英武濟時聰明察物四郊多壘
政當事會之殷 札十行特借威權之重
春溫絕塞風動列營臣敢不竭乃心誠忠
其職分兵以付卿吾不中御仰蒙特異之

知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敢效糜捐之報

奏將帥漕餽送添犒諸軍 十六日

臣昨自陞辭出關伏蒙 聖慈特許宰執

飲錢以光其行備仍假寵微臣之意不任

感激但二府所餽及臨安府漕按例遣贖

共四千餘貫緣臣條具內不欲受公涂餽

遺今來重拂致贖之意又念隨行軍將冬

寒暴露即將上伴錢添犒諸軍去訖自後

應有餽送並不收受如有故舊至再三不

可卻者即准此施行合具奏知伏乞 睿

照 奏抵平江府二十二日

臣二十日抵嘉興已賞具人馬平安狀奏

聞二十一日起離風日熙和人情懽悅將

士所過秋毫無犯市井田里皆蒞花夾道

以候官軍已於二十二日午未間抵平江

府休息人馬翌日進發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德安叛卒姦設及備韃 山東擊西

六十二日

臣行至常州復有奏陳臣於今月二十日

得孟珙申狀謂十一月十一日韃賊於灌

子灘蓮子洪踏淺渡漢江至二十三日重

兵方突襄陽西門趙范掩殺韃賊江溪屍

首皆滿又於二十四日在無錫縣見屯

與其弟家信大抵與珙之說略同集云德

陽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李田

安之賊聞淮西兵到欲空城而遁又據孟
琪所申探事人於十二月八日親見尚全
在德安府為韃人所執縛韃人皆有逸意
叛兵亦皆悔附韃賊臣始聞之謂可仰寬
顧憂深為喜躍同日得建康節制司等處
備與國軍探事人所申十二月十六日尚
全賊黨在黃州管下劫寨相去兩日而諸
處報狀差舛如此不知孰為可信臣又與
勘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今三十餘日趙
范既大破虜賊則道路必通不應全無捷
奏况近來或傳已獲侂益或謂已獲常進
或謂已殺盡德安城中賊兵然此數項者
是入所樂聞並不曾陸續申到竊疑或有

姦詐多端誤我此不可以不察抑臣又有
過慮者韃自侵犯以來變計百出多是避
實擊虛前來併力在蜀則荆襄未警及蜀
道以緩則襄陽隨襄荊門古鄧江陵諸郡
相繼被兵今來若果是德安賊騎焚掠而
今又恐是虜賊知我調遣人馬應援荆襄
去兩淮人馬不多則未必併力來闕淮
東臣除已劄下京湖審定虛實仍劄淮東
西制臣申嚴警備以伐賊謀外謹馳驛奏
聞欵乞陛下申飭大臣未可便以黃州廬
州諸處傳聞為喜更切行下諸路制司嚴
督諸將益加隄備免被賊虜聲東擊西出
我不意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榜諭公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卅二

時六

當使恭奉 聖旨督視江淮京廷軍馬獎
勵諸軍奉行天討今已統率精銳水陸並
進宣暢皇威指期掃蕩并先次調遣諸路
軍馬步帥王鑑及湖北副總管楊福興前
去策應上流其所在帥守將佐必能奮發
忠義同心戮力內嚴捍禦外務勦除外照
得督府見有御前降到節度承宣觀察防
禦團練使左武右武大夫以下告勅及金
銀錢帛等專待立功之人凡有登埤出戰
將士當次第定功便宜行賞內土豪民兵有
能建立奇功白身人亦宜當一躡優

官賞有官人下次起轉昭示大信斷毋食言

榜諭北軍卅二明二

恭惟我宋德澤深厚際天所覆莫匪王民
不奉中原淪于金賊百有餘年遂使衣冠
札義之巨火隔王化壤自金賊滅亡方幸
遺黎再覩天日又不幸戎伙蠢起群盜相
挺致使生靈涂遭塗炭其為酷虐甚於
殘金我主上一視同仁則然與念有
能赤心歸順便加撫息待以吾民或使膏
軍或使守城稍差忠勞必加旌賞以至贍
給撫存靡不周盡獨有一種不識事躰之
人每見自北來歸者輒稱北人自分彼我

易山天官 卷之十一 四 陸田

不思南北雖異其實同是祖宗遺民疑問一
人多猜阻遂使叛去來不容身無所當使今
來面奉聖訓督視全師布昭大信凡英雄
豪傑亘及時奮勵為我國家建功立業高
爵厚祿傳子及孫其或執心不堅已歸
本朝又無固志使南北兩地皆指為反覆
之人信行既虧自取禍敗况戎賊專以財
物為重其視屠戮人類有同草芥爾雖
時私忿輕附戎虜然既附之後決是須素
無厭一旦不遂所求首被誅戮則曷若盡
忠本朝永為中國臣子共沐寬仁忠厚之
澤比之前日寄命湯火利害灼然其有已
受官資見當任使者乃宜純一乃心勿萌

疑慮推誠協力報答國家忠孝之節始終
不渝自然神天鑒佑長保富貴若又能乘
間伺便結集豪傑執縛賊尊勦蕩孱寇當
使即遵照便宜指揮第功行賞申奏朝廷
願將當使一家百口保明汝等之心庶自
今以往彼此相安永無疑貳儻更執迷不
後身既危亡家亦不保各仰速入思慮毋
貽後悔

畫一榜諭將士 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會當使面奉 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
馬開府云初今與將士開誠布公共圖協
濟上報 國恩合開具下項

一比年以來軍伍之間紀律稍廢將士

上下不務輯睦每舉一事輒生怨尤
上既不和何以取勝勸會軍士以恭
順為主士卒當聽命于部隊將其部
隊將當聽命于正副將其正副將當
聽命於統領統領其統領統制又當
聽命於大將之心却當恭事朝廷非但
語言顏面要當恭順直須中心誠懇
上下協力共濟國事凡有一毫私忿
宿怨各相弃捐自然人之同心以攻
則克以守則固大功大名由此而立
况是其間成有不逞之人變亂是非
川江無生致令兵將不和互相猜忌
事定不便今生榜曉諭如有自此聞

亂間謀之人即當躡究重作施行
一勸會軍民一躡軍兵戰戍雖甚勞苦
然大軍糧食盡係百姓供輸若耕桑
失時軍須不繼便致狼狽所宜互相
愛惜毋得恃強凌弱恃眾欺寡互相
爭鬪激出事端如違邦有常刑
一 大軍家糧及行軍券食錢米多是勸
請曹司循習舊弊妄有除尅或收留
券旁百端遷延以致軍士怨嗟並師
諸軍收領覺察申舉如有犯者照軍
法施行

契勘近年以來立功將士雖曾經軍
將戎司次第保明申奏行賞多被承

受人侵用糜費下與整會因此省部
 久無施行是致虛古恩命不受實惠
 及於私下積累債負以至貧乏當使
 今後將立功上卒定為賞格其有擒
 獲大酋及以次頭目人凡有開當陣
 利害者或生擒或斬首申上行府自
 節察防團以下牙牌誥命立與書填
 訖聞奏全銀錢帛在外其次如當陣
 殺逐虜人獲到首級器械等並與隨
 功大小書填官資行府見有誥命綾
 紙文帖即遵照御筆便宜指揮施行
 庶免省部吏人旁緣乞取延延歲月
 竟成文具惟是不許妄殺平人詐作

首級如竟察得知亦不輕恕

軍前將士如遇追勦虜兵及討捕殺

寇其所獲金銀財物便聽本處收留

使用官司更不抽取仍照立功大小

別有賞犒

其有歿於王事者便當錄用子孫請

給如舊如或子孫幼弱未能受命者

先給公據候長大日換授付身

奏與趙葵私觀札物廿二日二十

臣行至鎮江趙葵過江相見臣為具一飯

弁約具辨同帝翌日葵擣督府軍一萬貫
 官屬將佐各有差臣以事體該衆不致卻
 之已即等第支策外又與臣送鞍馬三副

角弓四矢一百束刀四鐵甲兜鍪一百
 卻其鞍馬二以其遠來之意甚美餘悉收
 受臣竊惟一行官吏將言所受上項銀遺
 無非抑拜陛下之賜燿首闕庭同一感慶
 臣既以三千貫回搞揚州吏卒又以私幣
 雜色五十匹虎帳錦段等物報之合具奏
 聞伏乞睿照

奏至鎮江搞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自離都門以至鎮江始疑巖除將士不
 循紀律臣以信賞必罰令之所過州縣
 毫無犯田里而井間競出飲食隨軍貿易
 會連日晴色入情熙然雅望安帥漕司有
 局具不循紀律先後行者黥配一二入目

此軍律尤更整肅至鎮江宣布德意大搞
 將士莫不歸戴聖朝撫卹之恩老穉有至
 感泣惟是諸處申到軍數有民兵一項見
 與官軍方同戰戍合一躰支搞若增此一
 項則未有以給之正費區區續具奏聞伏
 乞睿照

奏至建康搞軍不敢以捷報緩行色
 臣自元日發京口初四日晚至建康初五
 日就寺觀禱散天基聖節道場臨預建康
 府錫燕至初六日初七兩日布宣德意並
 依淮東躰例大搞諸軍仍就此發錢付淮
 西總領所支給西路戰戍將士初八日本
 可進發緣陳譚蔡範等載酒過行府稟議

遶事臣再三辭之乃授丘密開督府日葉
適商飛卿亦曾有此辭例臣遂勉從其請
因與之講論今歲防秋規摹自此遂陸行
至采石點跡防江備禦因取道太平州前
去江池雖沿路所得探報稱淮西境內已
無賊騎而德安叛兵並已北去江陵事勢
亦似稍寬然終是未得襄陽的報此為可
慮臣不敢以數得捷報稍緩行色已專人
前路審探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

臣起離建康之前一日嘗以所歷期程聞
奏十一日行至泰平州采石鎮謹再有條

具下項

一臣自聞孟珙報襄陽之捷雖幸其有此
然終以不得趙范的報及諸司諸郡皆
無嗣晉為疑固嘗略具奏聞今得何元
壽書以為珙所報初無之蓋有衡州綱
卒劉室自襄陽城中逃出具言其事至
十二月三日以前皆其所目擊使其有
之則劉室固見之矣臣自疑此報累次
行下諸司毋得輕信及劄別之傑作督
府議事廳文移催督李虎王鑑諸將前
去襄陽策應近又劄趙勝楊福興劉虎
等以江陵事勢稍寬和併力援襄陽前
後督從非不嚴切今得李虎回申雖已

遵稟但猶以蘄水橋斷回蘄州住程以
待修橋又以江北無夫無糧無船無橋
取道鄂州以至漢陽未免迂回而王鑑
直以佳西賊退為詞駐兵六安更不前
進臣膝以明諭賞罰嚴切詰責外謹具
奏知伏乞睿照
一臣在建康日陳辯欲以參贊軍事從臣
至沿江協助經理頗有攷體國之心
然臣以陪都留鑰事任非輕不敢軒從
其請至采石吳潛謂臣則知已被受參
謀之命潛雖領郡而行府尚缺元僚兼
照得目前江面偶幸平安臣欲選官暫
攝太平州事挈潛與供若自此江淮清

晏則潛遂可以甯幕府如淮甸未寧即今
連回本州指置防江庶幾上不決朝廷委
付之實意下亦不失督府求助之初心
合具奏知伏乞層旨更賜處分

貼黃

臣已具條奏續得別之傑公狀以臣行
府遵照便宜指揮權令節制諸頭項軍
馬數內淮西強勇軍王福副都統所部
三千人一面改撥今接襄陽就於鄂州
駐劄以便糧草并日下催李虎王鑑兩
頭項兵會合採接襄陽不許逗遛務在
勦逐襄陽境內賊兵因以蔽遮江陵所
行切中事機今錄白元狀在前併乞睿

照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正月十

臣今月二日得淮西制置尤瑄書聞虜酋已斃賊勢漸退臣雖未敢深信且幸其有此急具奏聞以寬頑夏今十三日得瑄公狀私書則又聞鞞騎再犯隨信亦有哨馬復至黃陂管下舊關一帶抄掠而息州又有哨馬再來近城吳潛示臣以孟珙所報則偽太子雖不會見然僭蓋尚在臣竊慮賊以淮西兵勢單弱乘機馳突于光黃舒鄆之間委係利害已即劄下淮西制置司并諸將嚴作隄備外緣臣先得知池州王伯大及知鄆州徐棗申狀皆備黃州幹事

入孫俊魏信等探報則謂知隨州張龜壽

於十二月八日將金瓶一隻金盤一十隻

銀盤一百隻銷金鞍一十副銀鞍二副正

帛卷貨八駄信掩二十四隻令統制張子

良伴送蕪使安通事劉通事押前項物色

從隨州西門御北前去脩蓋處永和竊謀

鞞賊姦計雖非一端然前後遣人至彼其

詞大抵謂講和者自講和斲殺者自斲殺

又常言王檄出來遲我國不信和觀其語

意固亦自謂和不可信近者尤瑄得孟珙

書亦言常進自襄陽回遇虜之在隨者遂

合兵欲攻隨蓋因信陽孟璟知隨州張龜

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隨信不復

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隨信不復

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隨信不復

被兵矣今此兩郡乃正當寇來之衝孟珙亦素主和好者今虜退復還趨黃之意其切臣疑虜意必謂此數州既來講和則無緣嚴備再為禱虛之謀故今之所憂乃正在講和三郡前來朝廷趨那江上軍兵應援荆襄今臣又慮前不及援荆襄之急而後已中隨信之寇况叛賊郭勝等素知虛實為賊鄉導萬一徑自淮西衝突江面則江之上下必致震動且孟瑛張龜壽之意本欲以款賊不知賊反以和誤我既和後攻既去後來其為所誤固已曉然此在朝廷所當深察臣始者雖嘗及詆和議然或者謂黨可以稍紓目前姑為一二年休養

之計今乃和戰並行臣知失無此理既離太平州後得此警報即劄諸路將帥日下速去相度事勢隨處應援如李有託故遲行則速令趨接襄陽王鑑多端避事亦已累劄令自隨信以往向西前去彼寇所在勦逐直至襄陽為地頭蓋斷然以和議為不可信故督厲將士常如寇至不敢恃黃隨信陽一時之私見自為懈弛然尚恐中外不相照應致有抵牾今併錄白行府劄子繳進庶知前後施行粗中事幾臣今已一巨前去江池問審度緩急申飭諸將合具奏知更乞睿旨施行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正明十

臣北至來石蕪湖又嘗恭修奏牘伏計已
塵乙覽臣自離國門幸遇天日熙和出陸
後日行六十里雖以殿司能輒之卒亦能
跋踐山川履危如平今已善達池州初謂
殘賊叛軍及此春暖水生漸向北去既乃
日間警報事勢益迫隨州見被攻圍未知
存亡信陽光州境內賊馬往來已虜掠
人畜焚蕩屋廬毀傷新木未地千里今再
至黃陂巴河以來驅呵習水之民結筏據
舟爲變江計臣竊窺賊意先則空蜀口次
則孤荆襄使此上流要害之地彫殘零落
下可復出則又時通知好之使以款隨黃
諸部今遂自隨信光舒薊黃一帶謀擣

而若虜可濟江則何往不至不然則且向
淮東江北肆其抄掠時暫北去使吾竟內
盡空國貧民寡則秋冬大舉深入勢必唯
支臣言及此憂心如焚臣嘗首陳于陛
下謂今日事勢當論存亡更不論安危臣
至江上尤信前言未爲過慮臣愚竊願理
下勿易動於小捷勿誤喜於浮言申命大
臣及之委常爲寇至之備衆建實方同心
慎慮尤私意小知側言旁啓以相傾軋之
事一切屏除朝思夕惟以與百萬生靈紓
旦夕之命臣不勝引領東望祈哀侯謹之
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其
心純實不貳故孝者必忠於君父友者必

信乎同列夫使秉心不純日夜以相傾相
軋為事則朝廷之上亂本已見而受任於
外者將何以自立更乞陛下以是加由
微焉此匪唯受任者之幸實宗社存亡所
關也臣不勝卷々取進上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入櫃

照得江陵府一面阻江餘三面皆是平六
無險可時是以虜騎自平地衝突畧無阻
隔直抵城下開禧前劉閣學甲訪尋三海
八櫃舊規未及施功政除以去吳待制續
繼之遂竟其役蓋自晉以來陸抗嘗築大堰
於江陵之北以禦叛寇後來高天首國引
沮漳之水注為三海歷年雖深基地猶在

吳待制築金木金內湖通濟采安田櫃以達
于上海而注之中海坎辰長林樂山素林
四櫃以達於下海分高沙東棗之流由寸
金堤展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為南
海入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對斗陂之水
西北實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
可限我馬深可容舟淺不可揭堤上有路
路端有壘而亢堤以相灌注其後虜騎東
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睨江陵者以
比嘉定中年金嶺再寇襄而人情不搆寄
特比以為為固自措置司增廣屯田以資軍
食海變為田又有留司僉聽受賂聽象民
占奪制撫司不以為意遂至今來虜寇直

由田間深入其害至攻城屠市焚室掠財
者洗藉全幸而援兵四集事勢漸紓然虜
情巨艱當爲今社再來之防復三海入櫃
使浸漬沮如虜人雖有武騎千羣寸不科
進然後可施帝禦之力今朝臣科發八十
萬京會十萬明會下江陵府於虜騎既退
之後施經畫葺理之方督府實發京會十
萬員總類又取京會三十七萬有奇米在
外皆是當先用於二海八櫃欠及其他費
用欲割下江陵府迄今來農功未與虜騎
既退於朝廷督府總所撥到錢內指支
一項錢會專一差清強官分定界至視舊
規摹畫以復海櫃之舊須管分役軍民於

二月以前開浚舊基修復寨柵取四月以
前興復備辦毋爲托延以緩其成兼又照
得制置司初察三海爲田之後不准官執
以爲田之有從民力所請佃之以爲田初
佃之時詎數少而田畝多人情競於得田
以是厚咭在官者既佃之後田畝多歲租
少人情又競於得田於是復以咭在官者
今官民戶遂占護此田以爲已有既是興
復三海或官民戶於耕墾或於上本已多
或插農務將興懼於失業或於甲轉於乙
田段文加或於諸軍扞禦常爲休息設為
多說求緩一年冀圖逸遲占吝永爲已業
似此等詞訟官司並不問只視開禧疆

界凡隸三海八櫃之內悉淪為海且廢海
以失險而年々不免寇至之防屋廬之不
保家產之不守此身逃遁奔避不暇孰若
捐此田以為海而有室家保聚之安失田
之民被役之兵並須通曉此意况今逃歸
之民未暇求業朝營暮作未知所向又熟
若因官司興復此海以賴口食之給亦無
異於古人荒政以興後聚民也此事用工
頗大務在敏速速來共所分畫必精擇清
強官惟不可付之貪吏受賄徇私退縮舊
界併包本府備今來割命出旁曉示光具
已施行事宜具申自後每十日一具次集
工役申謹錄奏聞
廿七八卷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九

錫山安國重刊

督府奏陳

奏對寇未靜二相不成曠天工而遠
時幾二月三日

臣數犯天威再有控陳臣乃者陛辭之日
嘗累告陛下以一遠君門誰實應之又
因幸執餞送闕外帝親以居申接取宰執
皆謂事關宗社朝奏則暮可無以過慮為
也臣仰軀國家之急不待辨集星馳就道
既而所請錢物泊僚屬兵官皆不能盡如
初意臣之處此佳退絀谷已至近日劾奏
官吏亦未聞處分臣謂此等直易之巨猶

且奏報遼綏列又有唯於此者乎竊意廟
堂之上必以廬黃諸慶探報賊酋名斃淮
西諸郡賊兵盡退往君臣之間動色相
變遂謂無復可憂其實酋未斃賊未退而
荆襄往西之事方棘也其在江陵者自枝
左宜都竟上伐竹木黔室廬斧斤之聲日
聞直欲為瘦江計其在棗陽者垓城郭治
器械訛角之聲夜聞直欲為瘦夏計其在
襄之東徃之西者以和好誤隨直欲緣光
拔信撒鄂趾舒擣黃今已亦地千里往
行十日無炊煙臣以殿司千卒張乎舒
鄂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即行
或憑車而閱警報乙夜就寢或推枕而行

又移猶慮其下及事也故於上流則趣何
禾壽別之傑下流則趣黃作固亟以制司
督府之令督屬諸將臣雖在道事亦無閑
今李虎王福可抵襄陽萬文勝亦至安郢
而七荆門技江之向淺狹已趣尤論分兵
以往又發昂豐義勇以助之于俊李允政
祝邦達併力西淮屢有克捷而賊勢方張
朕小不利則舒鄞危矣只得那王志以援
鄞雖明知九江空虛却候督府至彼別圖
調遣以實之惟有王鑑遲回不前進不及
援荆襄退不能援光黃方此累劄督迫此
又從金陵得一符曰李大亨令往招信取
鐵橋敢勇一斤之徑從便道互趨龍舒

蓋久安積饒之地賊所欲得也尚恨將早
師久未有以天憇舒人之心亦以私書公文
屬陳讞為助大抵目前所當為之事臣雖
相竭心力終以內列扞格兵寡財殫而又
奏請稽遲無以聳動人心作新士氣此為
未愜人意耳相又有坐視而無策者方北
淮西之民為虜所殺者固已鉅矣無訢而
越寇南渡者今所在成市臣固嘗面奏此
輩強壯者聚為盜賊當有以招之老弱者
轉乎溝壑當有以賑之今諸處已各申來
而浮光信陽漢東荆門尤為迫切若臣行
其所言則招而為軍者多至數萬以亦數
千錢糧寨柵器甲衣襖便當有以播之其

隨直販給者委官抄劄計口支給亦當有
以處之然督府所費幾何一開其端胡以
為繼隨州軒信和義竭帑藏之力以事虜
虜情無厭既去後來反適重圍今城中無
以犒十權宜造闕子以濟用度而求償於
督府必欲得京交七千萬緡銀三萬兩金
萬兩臣不惟見管無幾不容盡應亦恐
其迷誤未已虛費金幣而黃州亦初於此
說擁馬司江司雜閑堆邊之軍以自守四
郊之外虜騎縱橫而不敢問其意亦與隨
同臣方詰之比此等危急之證姑舉一二
則知中外異意受任實進廟堂睹此事勢
所宜致之汲汲交日借陰將救焚拯溺

之不趨也乃聞近日以來宰執多不入堂
亦意兩相之不咸不過如去歲夏秋以來
旁啓密陳以扣洄壞耳而數日間所聞益
甚書曰兢兢業業之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救天之命惟時惟
幾夫事幾之來間不容移一官之或曠一
時之不救則天工之治否天命之去留係
焉臣不知今所不咸者何事朝臣之中孰
斥孰右第見外間危亂之證百出而朝廷
之上方以可憂可怖之官職而為可喜可
慕之富貴不暇以國事為意是宜請事于
外者憂之乎其難也夫京師諸夏之本矧
茲具瞻之池華夷夏裔咸屬耳目焉而每

朝奏事不過宰執一人或二人率是不情
之辭不切之事其為曠天工而逼時幾也
多矣臣今服在遠外豈應與聞廟議然忝
備適臣事關一軀譬之木焉本根先撥則
枝葉從之若使內不治則臣雖恪共師命
以鞠躬盡力於外亦將奚為臣竊妄意
陛下於是非曲直之辨必已曉然于聖心
若蔽自聖志察朋比之習杜讒慝之萌諮
開大公衆建賢輔以彊本朝此今日當務
之急者如謂外寇未靜人才難得姑平庶
簡平勃之怨則亦宜力懲偏聽之弊自今
公事公言進而明目張膽以陳之論奏退
而同心協慮而見之施行毋面從而背違

也毋陽予而陰奪也庭辯衆決朝慮夕圖
皇之然如危亂之無日則天下事尚有可
爲詩曰舍爾介狄維予昏忌此言幽王之
時狄難之不顧而忌嫉之是尚也惟陛
下力鑿而深念焉取進止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二
月三日

臣聞捐軀殉國固臣子之常分崇德報功
乃國家之大經臣猥以非才奉將師命顛激
昂士氣聳動人心無他道焉惟賞罰信必
而已契勘去年九月內虜寇大入京西知
棗陽軍樊文彬以蕞爾孤城適當賊衝守
具不全旋行製造賊於城外到砲數十座

文彬亦於城內立砲五十餘座以拒之賊
抵民屋逼城立柵塹濠以阻援兵文彬夜
遣人劫之賊攻城之技無不盡用文彬躬
率士卒晝夜苦戰至十月二十八九間賊
添生兵急攻西北隅文彬迎敵五十餘陣
又積薪草於城損闕處投火焚之以禦賊
之來而日暮風返烈焰入城延燒官舍賊
乘軍民恟自西北隅以入火及軍治力
不能支自縊而死賊披城之初襄陽已自
受圍烽燧不應蠟書不通外援已絕獨以
數千疲卒抗拒月餘勢窮力盡猶不肯汚
於賊手近有錄到趙范蠟書者謂文彬守
城死節無愧張許此而不問何以勸忠又

契勘訓武郎京西路分總制隨州軍馬高
世英自叛寇初遁提兵入德安經理荒殘
臣嘗奏辟就乞差權知本府及虜再犯隨
州世英復領兵救援突圍入城矢石交下
重傷而死今諸將中往往有身當事任逗
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蹈義蓋
文彬之次者欲望聖慈下有司將文彬
贈官立廟錄用子孫仍厚恤其家併將高
世英優加贈卹庶足以爲伏節死義者之
勸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

二月三日

臣竊見荆襄蜀口居國上游勝負之間安

危所系頃者鞞虜分道入寇首犯漢沔四
川制置使趙彥呐提兵仙人原控扼險要
亭掣虜勢蜀賴以全陛下嘗降詔獎諭
人心胥奮虜尋退遁惟是荆襄自去冬被
寇幾三閱月而襄陽之圍賊勢張甚制置
使趙彥率先士卒躬冒矢石屢戰屢捷虜
爲奪氣今雖游魂近郊未底然其數月之
間竭心盡瘁若不少賜褒旌無以激昂士
心欲望聖慈特出御筆付學士院降
詔勉諭候虜騎盡退今以將士姓名來上
續與弟功行賞凡此必已久聞聖慮臣
以戢分所係冒昧奏陳仰禱海岳下情皇
懼俟詒之至

貼黃

臣聞糾正官邪固是甚諫職分但勢有緩急事有輕重如乘邊之守臨陣之將苟無大惡宜務優容擊一人未足戰姦曠一職或能悟事况其間方倚之聞外之事如陳辯趙范趙彥呐丁黼趙葵各當一面者皆嘗為臺官所論此用之他人猶難輕發矧當重任嘗議尤不可易蓋御衆之道全在威名兼有知耻之人不肯受辱之之則不可用之之則不可辱既辱之又用之彼亦何顏以居乎人言路一新恐未必如昔歲之有比患更乞 睿慈常留 聖慮臣不勝倦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李安國優與旌擢

臣近得蜀報迺知去冬之末趙彥呐下原曾未決旬而難入又自秦會而至一擣階文一趙大安其意徑欲入蜀彥呐力督諸將各授以牙綠牌重賞俾盡死力遮蔽蜀門於是曹友聞戰于大安李安國戰于文州士皆死鬪險不可入賊悔其來歸咎于始謀者而去虜之再退皆是友聞安國死戰之力當與第功論賞而就中曹友聞者起自儒科兼習武事見虜輒鬪義不愛身其為忠憤慷慨

之氣少見其比欲望朝廷優與遷擢庶
幾友聞等有功見知益思補報而因得
以勦諸將趨事走功之心取進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一月十六日

勘會襄陽江陵德安府光黃隨均房郢峽

州光化信陽棗陽軍管下應會經轉賊驚

擾縣鎮鄉村民戶逃移雖目即間有復業

去處終是不易合議優卹今除軍前般運

糧草差使反以物力差充保甲隅官外其

餘官司諸色不時差糾非泛雜役並與蠲免

壹年如州縣不遵今來約束故為科抑察

訪得實官員按劾吏人決配務在必行決

無輕恕仍聽人力越訴

鉅萬其有才智之人或使管軍或使守城

或散在諸處各管職事並不會分別南北

只因郭勝范用言王旻之徒自作不靖致

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

之人又被鞭撻驅為奴婢或救其父母或

據其妻子或取其財貨流離飢餓遺悔母

及深可哀怜今來訪聞尚有北軍或在漢

地或在漢南元非反叛止是無所歸着或

致剽掠以前且暮其情尤更可憫官司雖

欲各令仍舊終恐爾輩自懷疑惑未便相

信一旦輕聽訛言又是自取殺戮行府專

差官賈榜劄前諭赤心若有頭目等人急

於奮身投殞散轉禍為福自為一軍也

在漢北方為國家捍禦邊防効順之日便
當給與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
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為守臣永保富貴其
頭目人當與等第超轉官資行府元不効
分別南北却恐終自懷疑不安今昭示大
信應潰散北軍自今既歸之後別為一也只
留漢北庶幾彼此不相閔防可以長保安
靜永無自相屠戮之禍今來行府止為前
項四郡之人偶因叛將一時誑誤無所歸
着故從長區處使之保身保家天地神明
實聞此言

奏措置京湖諸郡

巨自恭奉入奏之命一旬結局會有奇疾

捏忱君父乞身歸里適得何元壽別之

陳報襄陽此軍作亂趙范移屯賊兵四持

漸迫雲夢孝感與神林瀟口以犯漢陽界

分上流震搖人民奔迸渡江臣念事出意

表雖以垂去亦復力疾隨宜區處急劄公

江州軍最為隄備并遵照便宜指揮權用

金字牌速下光州調萬文勝提軍五千人

馬五百匹星夜至漢川繼得知荆門朱揚

祖申以孤城唯守乞就付統兵官而探報

權鄂州胡杲亦橋居民空城逃避遂各助

以京會五萬貫時下接濟支梧載念京西
七郡惟隨州僅存自去年難屢攻圍知州
張龜壽通判趙汝然及大洪山守把張順

易山... 長印

趣令入奏即具控免併陳結局之請尋又具申朝廷乞賜敷奏又於自効之章申叙前懇今既半月未蒙出命在於臣子之義進退遲速所當唯命是聽然目前事體有不可一朝居者若默不以聞深恐有悟國事臣自旦日聞命已即聞報諸路帥司繼有行府屬官陳乞解罷者無詞可留既上其事于朝殿共司將士正當折洗之時一聞君命各動歸心臣亦叙情閱勞支錢發遣自初四五以前猶有上流驟警邊報時至臣不敢以垂去坐視隨官報應迨旬日以來不准郵復漢鄂等處邊報頗稀亦緣諸郡容得郵報之後意臣既被疾速奏

事之命則此時結局已久故每事不復開白只如襄陽事變所後甚大自始初一再得申狀後久無嗣音蓋亦謂臣為已去此矣况臣被命兩旬兵歸吏散財用又竭兼沿江新制帥先令既至事權有歸而臣徒擁虛器以兀處于此臣下過進退周章以貽衆誚而朝廷之上遲遲不報亦恐言傷事躰以啓戎心欲乞皇帝陛下深惟令出已久人情弛玩速降結局旨揮於有臣病不任事乞收回新命引咎自効乞速賜寬宥併望檢會累疏早賜處分

奏折督府前後事躰乞檢會累奏施行

臣已嘗游布危懇伏計仰徹聖聰重推一
 介孤遠旁無寸援獨荷兩朝如遇欲報無
 階不自揣量輒於敗局壞證之後肩承重
 任故今日之不績罔功皇也前日之辭難
 避事亦皇也進退皆皇臣何所容其喙臣
 反覆於心痛之思過或謂臣曰有鉅萬之
 賈無毫髮之補烏得為無罪然臣所領督
 府蒙 朝廷科降為縉六百萬犒師之費
 四百三十六萬五千有奇皆發下制總兩
 司照列分給及經理殘破諸郡與招軍打
 年造箭之費六十四萬有奇亦皆委官押
 獎近日終餘縉無幾而求者日至今未嘗不
 謹於予如所得金一千兩僅支及一百五十

兩所得銀十五萬兩僅支六萬二千五百
 餘兩所得絹一萬匹僅支四千五百凡此
 三項皆以激犒戰功見已具細帳上省決
 無分文妄費當大敵在境心動搃正使
 督府不建朝廷亦須遣使行慰拊勞將士
 犒給之費常不減此或又曰不能鈐鍵士
 卒騷擾郡邑臣未出國門凡三次行下諸
 道約束官吏不得以應辦督府為名並緣
 私擾舟人之攘羊與浙漕司借使之卒二
 人私行者皆黥隸之逋卒之竊酒家器者
 斬之自南陵以來乃有縣令擅折居民浮
 蒼者臣即隨門支錢以償被擾之家親加
 拊勞併劾二令各從鑄降自建德以來縣

賜與文官 萬一失 卷之五 長口

胥之假託科配以招民詞者臣即送所屬
勸正抵罪施行不為不嚴矣或又曰督府
之建無抹邊城之破亡此則臣未被臨遣
之時固已數言之且臣以十二月十四
日陛辭二月六日終抵九江若德安之叛
則十月二十六日也棗陽之破則十月二
十九日也峽之焚房之迂均之沒光化之
陷皆十一月以前事襄州肘腋之變乃在
臣被命入奏之後然亦不可謂非臣之罪
已嘗具疏自列乞加竄斥凡此本末難逃
聖明之鑒併用劈析以布露於君父之
前欲乞睿慈檢會累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內外相安

臣昨於前月三日據京湖制置大使趙范
申襄陽軍變事且已節次詳細奏聞去訖
旬日以來有自上流來者頗聞北軍兆
釁起於疑心今猶籍籍未已而趙范已帶
行北人之來歸者至江陵臣雖鑿榜付趙
范令其乘此分南北人為二軍范答臣書
方議區處繼得淮東制置使趙葵近書亦
及北軍疑慮事今節錄繳奏如左臣竊惟
韃虜與國家本無宿怨非如女真有不戴
天之讎况其能滅女真則於我朝亦與有
雪耻之功今欲與之講和本無不可而在
論紛紛者特以敵情多詐未可保信耳臣
雖嘗有言韃人和亦來不和亦來此必然

之理然而臣今所憂則又不在此蓋世事固若有若不相關而相為倚伏者且如倂景背魏歸於梁為梁人連歲抗東魏之師一旦梁與東魏約和景無所容其身遂有異志今日之事得無類此而況經興之和又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失信於降附之人其事未遠孰不知之今李伯淵尚伏武營境上樊城之北人雖為劉廷美所殺而襄陽猶有存者孫廬舊戍之北軍雖已安居歲久而事跡大畧相似揚泗所屯類皆新招建康亦有納合買住降卒而北至江陵者實繁有徒萬一此曹聞制備有密授之人和議有可成之漸則梁人如好之

禍豈容不慮臣授任視師適當癘疽已熟一旦決潰之時憂深慮遠食不下吐重惟國家大計苟有可以緩敵圖安為綢繆牖戶之計決不敢效書生徒為一說今則敵之從遠和之堅否他人執議以害成者臣皆未暇及惟是茲事前彙臣突得之聞見不當蔽而不聞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臣及新任制帥不厭熟復卻慮長顧使出萬全庶幾內疑改心外敵怙耳以和則永久相安以戰則南北胥奮庶幾無後日之悔邊關同與國之休天下幸甚臣竊罪漏田未能悉然於國家之憂惟陛下察取進止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傑經理

臣據參謀官別之傑申蒙恩除京湖制置副使權正司職事已一面起奔前去交割契勘襄陽一夏司存大壞帑庫空虛公私赤立今時暫移司江陵雖之傑兩曾分闡軍民之情素所孚信然經理之初當有以大慰與望如修城塲治器械招軍兵賑流離必有錢有米然後可以運掉似不容以空言集事竊見督府雖已結局必有支遣餘資如告命度牒金銀交會等物欲乞備申朝廷據見在之數拚付本司以備目前窘急之用庶幾備禦之計可以速辦不負朝廷寄托之意臣所據上項申明照得襄

陽江陵上流襟喉為國重鎮近因北軍叛亂焚毀殘破方議收復而江陵府乃以去年屢被攻圍沙市商貨所聚掃地一空又供億諸項援兵庫帑罄竭今來之傑聞命引道不復辭難其襄陽江陵並合逐急措置經理以備防秋不容稍失幾會若待朝廷科降錢物深慮道里遙遠緩不及事行府見有繳還朝廷官告銀絹等寄收江州臣不敢以已結局為嫌權宜於數內量撥官告一十道綾緞一十道良三萬兩緡二千匹付之傑專充收復襄陽經理江陵兩重鎮費用所有專輒之罪欲乞聖慈特賜許貸外臣愚妄謂制闡之初費用百出前

項所撥之數未給於用臣竊聞朝廷因趙
范之請科降錢銀見已管押上水今復有
省劄寄番江州未知作何使用欲乞速下
江州奔行及今別之傑到司之初便得使
用若更稽留以待申審恐誤支運伏乞
睿旨施行庶幾之傑得以經理上游屏蔽
諸道當此艱危衆不敢嚮而之傑誠心體
國毅然勇往在朝廷所當扶持獎激須至
奏聞者

奏備別之傑中到劉廷美等復襄陽事
照對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
因循不守遂爲北人所據又據諸軍報
申北人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賊軍及

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照得襄陽重地係
西連約房光化東接隨棗信陽南控安郢
荆復自襄陽不守之後此數處戎馬往來
莽爲盜區竊慮入秋以後虜騎衝突可以
徑窺江面行府遂委參謀官別之傑差信
實幹事人賁榜劄告命前去結約土豪已
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揮
特與起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鈴之傑遂
遣使臣鄧云等賁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
榜劄前去劉廷美軍前交付今據鄧云等
狀中江海都統與劉廷美之弟廷輔商議
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
調兵應接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

物於四月二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崔
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間道前去仍約延
美人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
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凡
弟看守今將鄧雲等狀錄連在前臣又得
之傑書稱江海間報遂自門荆徑趨襄陽
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禦臣照得襄陽重
鎮既失復得自非宗社之靈與朝廷處分
得宜奚有以此之兩城既復之後京西江
北荆郢遠可漸次經理上寬顧憂臣雖已
將督府結局多日緣上件事係當來督府
首尾合與從推區處不容避姘今來防秋
已道竊慮經理未辦所合審度襄樊事勢
日下急切措置兩城守禦仍以襄陽為重
除已作書委自之傑始終任責併令一面
開具立功將士姓名經申朝廷惟賞外須
至奏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九

重校崔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

錫山安國重刊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渡襄事宜

照會臣昨據參謀官別之傑備使臣鄧雲
寺探報劉廷輔糾集民丁在襄約劉廷美
內外夾擊叛賊收復襄陽臣以襄陽重鎮
賜恢復得關係匪輕所合賞不踰時教勸
士心已一再奏聞尊嚴便直指揮將御前
所降到賞功刺史牙牌乙面官告感道權
用御前金字牌子發付別之傑更令審實
劉廷美等立功次第專入給付今據申劉
廷輔所提兵已到襄陽管下明竟寺割寨

舉火為號又錄到劉廷美殺賊賊退直捷
報并先調統制馮士榮部押兵取水路
前去已於四月二十七日提兵會合樊城
劉廷美軍馬追殺賊兵敗遁於當日部兵
入樊城同劉廷美前去收復襄陽城并南
漳縣山寨統制權路分張彥榮同劉廷輔
已集鄉丁杜丁義捷等軍會合前進又於
五月五日與賊大戰必期剋復襄陽城壁
所有牙牌告命等之傑時暫寄收京湖制
置司激賞車候劉廷美等實見立功次第
方行給付今將元發下全字牌子及錄連
京湖制置司回申謹狀繳進併將別之傑
所與臣書錄白在前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又見諸司聞報郢州捉獲姦細李必
慶責問據供係韃宣差姓黃者探知襄
陽燒毀軍民不在城內遂遣殘金人馬
三千要來據襄陽城壁并先差李必慶
等數人前來聽探南界州府會與不曾
發軍馬及曾與不曾種田又說鄧州日
今有均州擄下船一百餘隻及唐州新
野河元有大小船五十餘隻新造三十
隻要七月內等韃賊大隊前來侵犯南
界臣竊詳前件探報賊虜日夜謀據襄
陽為扼吭拊背之計若非速行經理襄
陽以為上深屏蔽則京西一路奔為虛

邑而江陵決不可守江陵不守則吳楚襟喉中斷而長江與虜共之矣臣固屢以爲言今經數月秋防甚迫竊謂襄陽得失係國家安危之決臣方在遠外不當與聞廟議特以義閔宗社不勝及締之憂冒昧一言之伏惟聖明特加睿察

縉奏奉使復命十事

臣冒犯斧鉞之誅輒有奏聞臣云歲以疆事危急深惟主憂臣辱不敢辭難受命於邊城殘破之餘奮身於群言噂沓之日幸賴社稷之靈諸閫協心將士用命師無撓敗虜有遁迹及被命入奏之旬餘聞趙范棄襄之報急遣榜劄招諭土豪幸而克復

襄樊以歸朝廷爲臣之計雖僅可避責然所當經理之事未易枚數臣方隨宜區處而君命有嚴未竟其事今又以衰病不克反命于宰旅還自拘於司敗臣將督府施行分門粹類裝成五冊繳進又以臣之不克面陳者姑以大槩別爲十條隨用

以聞臣謹開具下項

一曰招納土豪並邊諸郡每遇虜人入

寇皆得二豪統率義丁爲首並持兩之

助只如今春鞞蹂浮光隨信管下如羅

山杏山諸處率是義甲頭目牛杜總首

隨宜勦遏其間又有莊衆自相結集俟

虜騎入村遊抄或伏險邀擊或隨後躡

襲必有斬獲蓋以其生長邊域狎近戎
虜故習其風聲抵抗而不懼睹其殘暴
憤激而思鬪如以知地利得人而自愛
惜骨肉之情有保全鄉井之誼戰則自
為戰守則自為守若獎拔而倚用之固
與官軍之更遞往來驅之戰守皆不可
同日語也自京湖諸郡殘破以來鄉民
丁壯屯聚相保者在左之若不因其
土豪就令結集則渙然無依或生他變
臣嘗交參謀官別之保結納襄隨兩郡
工豪尋又差官賈榜文旬子前去漢上
昭集近日劉廷美收復樊城一號石之
頃遂得四萬人其後廷美與其弟廷輔

又以督府旗榜於南漳縣老鴉山等處
招取山寨民丁在襄樊諸處資散官民
兵同刀凡獲襄陽土豪之効大略可睹
臣愚欲乞行下制副等司於襄漢兩淮
州郡隨宜結集普補官資假以事權必
能以功自見近年各將多出於此此實
固國安邊之捷徑也惟陛下速圖之
二曰區處流移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荆
門江陵以至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渚以
至武昌縣流移軍民布滿境內而漢南
數郡尤甚督府嘗撥錢二十萬割別之
傑措置詔集又創江陵府措置收拾襄
荆之流民潰軍尋又遣人散榜帖于漢

東團結山寨凡嘗為者悉已見諸施行
惟是城廓荒殘空廬焚蕩稼種牛畜盡
於摧剝耕既失時麥已資寇京湖管郡
一子有八殘破者七被兵者三僅存者
八又皆竭於供億困於守備制總應調
正急倉漕司存已無欲人人而採業之
勢有甚難今京湖淮西兵籍闕額尚多
所當刺其強壯之願從軍者盡以補諸
軍之期雖為令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三
是一此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
有所養矣其有城郭僅存空廬亡恙若
尚可捐其租賦俾之復業無妨郭空廬
生業可歸則隨其所寓優加賑恤多

三

區處此又強變銷患之要務也惟陛下
速圖之
常進尚全之叛以憤怨皆有釁可言至
於襄陽之變特因疑形一起圍城為之
塗炭今計北軍自取殲夷之餘與夫散
處諸郡者為數尚夥臣被命出使之初
嘗一耳鏤榜開諭讀者感悅而諸閩創
於多難未有以處之自襄陽變後臣又
有一榜大意謂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
皆撫納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等自
作不靖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
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鞬韉驅為奴婢

或又殺其父母據其妻子取其財貨流
離飢餓追悔無及今北軍尚有在漢北
漢南者差官賚榜割告諭若有頭目等
人轉禍為福收拾潰散自為一軍屯在
漢北力為國家捍禦邊方效順之日便
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
閔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為守臣未保富
貴庶幾彼此各免猜防永無自相屠戮
之禍此項榜割蓋以臣未嘗失信於此
曹故閉心見誠或可取信又苟京湖制
置趙范於北人為選差二人撫諭北軍
方欲立規募說方略冀不動聲色而南
北自分可以潛弭三垂之永患今局勢

既更無可復論所望朝廷將處北人一
項無後思慮魯薄而邯鄲圍天下事
固有不相闕而適相偶者若遣人游說
開諭禍福則前有鶴巴徒務後有天網
納合之事可據因變制宜畫地以居之
則有新復州郡自淮以北之地可處神
而用之存乎其人惟陛下速圖之
四曰措置險要言京湖之險要者以江陵
之三海八櫃為急言江面之虛實者以
宜都枝江公安漢陽及武昌興國諸處
為憂臣嘗科撥米宜拾萬石京會二十
萬貫付江陵修海櫃又降錢付諸處戎
司招軍且下湖南江西帥憲司打造戰

舟與造弓弩箭鏃等凡以為江面之防也然臣所甚憂者不止是何則歷考前後欲自江以北以謀南牧者聲勢力量無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真之逆亮老瞞敗於赤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翊於采石使吾國中有人未見其能得志者厥今臣之所憂西則蜀道東則海道耳間者謀報韓人大治攻具於秦鞏涖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言以七八月南侵而吾所以為備者尚多闕然又况淮漢之間方圖講解必不肯軒出一兵以牽制首尾使狡虜得以一心併力於西東二隅萬一虜人先得蜀口軀沿

手睨視我無所施此人累用之故智

不可謂醜虜之不知出此也又或以備

師擾我江面綴我舟師而陰用出其山

東所造之舟自膠西入海道一得順風

直抵淮東淞西而幾旬震矣臣所以日

夜疚心願陛下察敵情之多詐無謂備

禦止於江面亦當防此虜之出奇內徑

以幹蜀道以擣海洋耳惟陛下速圖之

五日經理殘破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

凡七尤不容緩者有四一者何襄陽德

安襄陽隨州是也襄陽據漢水上沅與

江陵爲唇齒襄陽之唇亡則郢復荆門
漢陽皆齒也安能以自保齊安鄂渚爲
受兵之衝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襄陽
乃襄陽之有臂襄陽斷則襄陽急已事
之驗也德安黃岡之外屏若破則雲夢
孝感黃陂以來蕩無蔽遮而漢黃二城
書閉矣此亦已事之驗也隨介乎諸郡
之中隨不能守則郢復荆門皆震故曰
當經理者凡七而不容緩者有四臣自
將命督師僅次金陵安寇逃遁臣即差
官前去經理割湖廣總所郡撥前會應
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
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

所屬然督府結局之後未知何如其爲
方也襄陽重地係國存亡所當亟行經
理或謂今無屋可居無糧可繼與其經
理襄陽之燬城不若用力於江陵臣竊
惑之今幸劉廷美以收復樊城蒙被頭
賞感激思奮與其弟廷輔挈襄陽以報
朝廷若襄樊氣勢旣成則襄陽隨可措
手但慮廷美出自寒微媚疾者衆凡在
軍伍者已不能成功而忌人有功此全
在制臣以國事爲念扶持而獎激之俾
得展布庶幾京湖諸郡漸可修復厥今
國家之於襄陽猶前代孫吳之有西陵
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可以區區之邊鎮

日之也。變虜卒數十萬攻圍數月不能
下而去。若非交起蕭牆則不能破。又非
結約土豪則不可復。陛下母以其失之
速復之易而不加之意再失則事無可
爲者矣。若夫均房光化宜都沙事委任
得人。不唯經理儻有事力制副司皆能
辦之。惟襄陽為一方之扞蔽而劉廷美
元躬土豪倡義之魁首尤不可以不加
之意。故臣特卷之焉。惟陛下速圖之。
六曰明信賞罰。國家所恃以奔走天下者
賞罰二柄耳。而於閭外之臣則徑以二
柄段之。故曰事難踰度曰不從中御。凡
以成敗安危之幾決於俄頃。使賞罰不

踰時而見焉。則天下皆云斯人也。聖主
託以騁心而寄以不御之權。夫然後賞
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
在專閭之臣指麾足以集事功而朝廷
益尊矣。三。十年來謀國者反是一賞一
罰實因閭外之請而必欲事從中出不
著奏聞之自若。與外間有爭功各權之
意。豈知在閭外則不威在朝廷則不尊。
夫自一命而一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
主之尊。然後無以復。加使有股肱心膂
之臣宣力四方以任乎城禦侮之責。廟
堂不動声色而收其用。顧不尊且嚴邪。
而必欲與之爭較。恩威則抵以自小耳。

夫賞罰者陛下之賞罰為外閫之臣不
過布昭皇靈以興起人心期於不失事
幾焉耳亦何憚而不肯明白指意以布
宣天下乎臣愚欲望陛下申飭大臣自
今分閫之臣有所舉刺則當以其所請
付外施行使得以依憑威斷後使智勇
不惟帥臣得以伸賞罰之權亦以見朝
廷明白正大惟是之從外閫重而中朝
尊一舉兩得陛下速圖之

七曰警厲將師去冬自隨棗被兵襄陽受
圍江陵告急朝廷遣兵應援諸城危迫
朝不保夕乃多逗遛不前或稱養銳於
某郡或稱取路於某所互相倣倣以聽

寇之自退至於聞命疾趨奔走不憚如
萬文勝之倚蓋亦無幾亦由所謂大將
者官爵已隆意氣已驕惜身受死無肯
先登以當不測之虜惟邊郡偏裨職位
既卑声名未著則奮不顧身直前勇往
臣於目前諸將備見其勇怯能否實基
於官資之崇卑妄意欲乞陛下於諸將
職任非有用者不除非有功者不迂置身
安閑者不容以濫進巧於營求者不容
以倖得自環列上閫之榮名上而至節
察防圍之等必服勤遠傲顯立戰功者
然後加之使明知朝廷爵位非有功行
陣者不可以倖門邪徑妄有希覬庶幾

人心激厲各能以功名自奮無敢有
逗遛避寇臨事辭難者矣惟陛下連
圖之

八曰措置江防長江守備惟恃戰艦臣近
因經行得於目擊及差官點閱缺數甚
多其間又有在數而不堪用者春初謀
知虜寇踏淺結筏日為渡江之計又在
枝江普茂竹運木斤斧之聲晝夜不絕
於是田嚴之備如務調遣策應上流
慮乘虛窺我江面急遣主管機宜文字
王好生往福山石莊黃姚顧逕等處結
產民間拏擒使風海紅節次發赴上水
貼助兵船以備緩急諒使賊徒知我虛

實數處欲渡則東西可以抹應又行下
沿江屯駐軍分將船之弊壞者修整缺
少者打造又撥緡錢付湖南江西及沿
江制副兩司各行下所部產木州軍打
造四車海鰲船及大小多槳船各有差
此外方欲增造已迫結局今去防秋不
滿兩月而得於謀報有謂韃賊在膠西
造戰艦練水軍者况荆襄上游乃其熟
路廣狹險易無不盡知欲望朝廷嚴飭
制司總所及諸戎司速與招軍造鑑甲
固防守懍乎如寇至之無日庶幾倉卒
不致悟事至如招募沿江游手習於舟
楫者以之填補水軍此亦防微之一節

也惟陛下速圖之

九曰繕治器械諸處器甲箭鏃積年椿管
舊數自連歲用兵取撥之外所存無幾
密院問雖行下諸郡製造解發俱不及
數且如近日江陵光隨園城中常有矢
盡之憂襄陽苦戰累月尋遭焚蕩軍資
器械靡有子遺夫器械不利是以其卒
予敵而况於不備乎防秋在即赤手空
拳何以應敵臣嘗行下所屬軍分刷具
見管衣甲軍器數目可為寒心無聞虜
賊畏我強弩控扼江面尤不可缺已於
二月內發緡錢下江西湖南安撫司造弓
弩箭各一百萬限五月以前申解割送

江制司催促然二三百萬箭不為不多
而未足供一大戰之用如鎗鈇甲冑衣
襖旗幟金鈿牌意之類惟淮東有所椿
積它路率多欠闕此決非倉卒可辦者
欲望朝廷急與措置增造聞蕤虜之兵
每遇次舍則人各各自製造箭鏃脩整
戰具非必委之工匠吾之為兵者既不
務此而上之人又不如意何恃而與之
戰乎惟陛下速圖之
十日差填邊守賊今並邊之地自京西之
均以至淮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
正往者十無二三次邊及沿江北岸自
歸峽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首之非

正任者亦五六屬指防秋無兩月事重
以韃兵出沒叛徒披猖又如郭勝范用
吉輩熟知江湖虛實此豈小政而上下
因循雖久無正官亦不以爲意又如均
房光化等郡乃楚蜀襟喉相接之地臣
嘗割京湖大使司選辟守臣後據趙范
報均州已辟史宗孝光化已辟何亮然
而訖不知朝廷從遣與二人之在否何
如夷陵乃荆夔血脉相聯之處臣嘗奏
催守臣汪元顯之任朝廷乃爲改他郡
故至今未有王守至於德安則隨棗尤
信往來之衝臣嘗遵照便宜指揮差如
題德碑之速行措置會朝廷差趙勝

辭而後差顯德則督府結局失臣竊謂
當此艱危之時極邊次邊與夫沿江沿
淮州郡民物彫耗田萊荒蕪科調繁興
賦租不入懷乎常有寇至之憂自非有
忝事功捐軀躰國者誰肯披荆榛尾磔
犯夷狄豺狼而昧於一來也而况謀夫
孔多雖有勞而不知廟論易搖或已命
而俄易雖使舉辟之當朝奏暮可人猶
一前一却若更例以內郡除授規之利
忍弗決則是終無經理之人與經理之
時而成馬已告警數千里爲盜區矣利
害灼然夫豈難知臣愚欲望陛下自
今申飭制臣責以遴選邊守徑自舉辟

且命大臣奏報響答庶幾諸郡各得正
官以壹意備禦視夫攝官承乏之人朝
不謀夕者不可同日語也惟陛下速圖
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一

督府書

揚州趙判置

鶴山安國重刊

國事如此正吾侪相與一心修力共濟難
危之時誠知來諭胥會於京口獲傾囊曲
了所望也第未知牙囊一出則不無後顧
之憂否比見廟堂出示待即近書至有接
棄之議却又慮侍郎未有可付之人則東
淮一面未可高枕更惟高明審度事理使
處分周密無復餘慮則出赴會期可以可
速不至為所縈繫也

丞相

趙揚州接襄之議已久朝廷所以難其
事者慮其前出後虛也上於臨遣之日亦
以是下問其莫知所對即奏云容前途與
趙某商量是日在門外胡內樓見訪袖
出趙書乃是要來京口相見議此行某亦
記得大丞相嘗賜教云到京口合約趙帥
與商量淮東事遂答書許其來會既遣書
行今日又得申狀私書來決此議且云先
已申朝廷乞速賜處分未知大丞相何
以應之某頃常面稟准東有警如人一方
痛一面病尚可治療若虜據上流則腰脊
中斷不可以為人矣此事當斟酌緩急輕
重是時曾樞密堅批其說今又月餘竟無

成說雖遣李虎行調遣數項人前去接荆
襄而趙意猶未滿且曰今之諸將皆其熟
識似以所遣將士為不可恃必欲自行某
既與期會則數日後必相見却當早有定
論以答之緩急輕重雖如前說終是淮東
一動之間內有比人外有與寇易得瞰虛
以乘其後或云吳道夫可往然愚意謂京
口亦不可輕或云丘濬可託庶趙帥無後
顧之憂抑未知趙意以立為何如又李虎
既提七千人遠出而趙帥又行維陽不無
空虛之憂否凡此皆未能自決欲乞大丞
相速軫鈞慮便賜響答庶未到京口前先
有定論得以應酬既日來得江陵報鞬虜

暫退數十里得黃岡報趙大使親提兵勦虜殺傷甚夥然一勝一負未可盡據終是彼衆我寡縱橫四出疲於救應上流之重未可高抗或又謂自京口之荆襄非數旬不達恐緩不及事是誠有之抑不知安危所係亦可坐視不問乎反覆思念莫得其說是用馳驛以稟

又

某前數日因思諸道接卒若至江陵近地自顧敵衆我寡必是蓄縮不進又有九節度之憂又慮或先或後或進或退無所統一故輕易令別吏部推宜節制惟於李虎王鑑接襄之兵則不過只令

別吏部催督前去似於朝廷所行不甚抵當

揚州趙制置

今山東之寇使司曾得其情實否歸附之人留揚楚問者幾入誰可以任綏御之責元我在行則精銳隨之所留以居守者幾何誰實主之自揚之襄必數句亦可倍道疾馳否在漕使肯任其事否凡此皆中朝與督府所不能踰度全在侍郎審細處分若保無後顧之虞則決意一出先會于京口更相與平章未盡之事遂自京口直上亦一說也前數條或有未可置慮者則恐難輕發又當於會之日熟籌之

蔣左史

樞庭督府之命發於意料之所不及則屏
營踟躕進則有不量力不及事之慮退則
有不辨國不任事之誇而又廟論多變或
行或尼或疾或速一日而數說實客既招
而後散行色既辨而俄輒張然如窮人
之無所歸擇善之所目擊而心憐者也如
此則凡所謂世間應酬入事之類皆廢故
不肖姓名不得與親友相聞者非特良貴
為然也令經由錫麓室通入遠回首十年
前良貴領褒羣彥泛雪敲冰裴回累日而
後去今何可復得乃知樞庭督府於我何
加所謂武夫從者祗赫童孺而自山林高

卧者視之則反不若渠陽迂客之可重可
樂也

左丞相

比得吳集撰書以鈞翰趣令之部既領郡
事而督府亦趣令人莫進退維谷已與之
面議令且將郡事暫付權官却相隨至前
路如江淮清晏則可以少留或江面告警
則速還本任雖已具聞奏萬一施行稍緩
則負主皆費區處再此稟議欲且一面挈
之與俱更乞鈞慮速從所乞施行或旬月
便還亦無不可李虎王鑑乃朝廷所倚
重上流亦望其來乃逗遛不行乃知此曹
假借不過名位稍高便有驕蹇已明諭賞

罰詰責之更乞 朝廷嚴切催督別帥若
成穩練今早已錄白通而襄陽未有一
有到鄂消息安鄂路已通而襄陽未有一
字不知 朝廷亦得近音否常進被擒僑
蓋偽太子之死比得何總領書皆無之此
必有一人在境內撰造此等報狀以怠我
師

左丞相

去夏妄有奏陳此虜和亦來不和亦來蓋
其事殆如金人之始取盡金帛子女指呼
將相必至盡空國中而終於不能免也亦
臆度之詞今身發日擊則既有其兆矣而
况表裏相應患在肘腋只如齊安今已坐

視四郊之塗炭不敢出一人一騎乃縱韃
使之往交潛交密約人情恟恟今漢東張
龜壽秦陽孟暉迭為應和以假子質于賊
賊以此子示于眾於是息棄永間皆為動
搖孟張一人始以和款賊今反為賊所款
而崔文舉遂至壘息城率軍民以拜韃虜
然則非和也乃叛矣度自北請人必皆望
風投拜長軀至黃黃既以和為信漢之東
淮之西俱無復與守則此一路通行無礙
韃必長驅而來東南土流為所捲襲民無
措足之地而國危矣至是則人孰不歸怨
于主議之地以丞相忠貫日月入孰不
亮其心然不虞禍之必至此則將何以自

解今姑錄盧光等處報狀以呈更乞速入
鈞慮却以下教俾得遵守

左丞相

所當經理之事頭緒正多今隨筆具稟如
右尤息間事必有公申至朝廷今以元帥
書錄呈王守書尤激烈可喜也乃者得學
生近思書備言丞相訓諭丁寧敢不奉以
周旋第恐不識事躰者奉行過當轉失初
意又慮萬有一如金人之始竭力以應之
而卒不能免此當深入鈞慮也
均房先化棗陽關守已劄趙大使選官奏
辟一面任責措置却俟奏申之上如其所
請寔不失時也

事躰稍新亦怪外聞猜疑不得潼川安撫
使置司于瀘州若欲移安撫司於潼則如
明降指揮移司而瀘州仍用淳熙以前規
摹只置沿邊安撫或上是瀘叙長寧安撫
或不欲更易則潼川只須仍舊為郡守如
故此亦不可緩

左丞相

目前所急者經理殘破諸郡如夷陵守汪
元顯不知何人方有奏事之命疑是朝
廷委曲周旋不使之來否若奏事而後來
則五六月後方到任恐緩不及事措置失
時已具公申矣德安守已多端訪問從別
才才參謀得一人曰列顯德嘗守鄧州於

安之地利人情匪熟亦有事力可以為防
 守賊至有以待之行府已一面令星馳前
 去續具碑牘以問何總卿忽移疾在告未
 曉其意已移書勉之或云喜與王旻忤今
 趙大使方來究詰張帥元簡誅陳馬奴事
 懼相及耳未知果否若是問則開心見誠
 以待之無他慮也棗陽當及時修復已趣
 襄陽出師而令別參謀調遣見屯漢川人
 馬以會合迎過共圖勦逐別文已從吉或
 正除湖漕兼鄂亦一說也前嘗稟胡規守
 鄂事蓋得諸僉論即當用武人如大共山
 張順之類謂胡規不得鄂人之心而荆門
 之人却甚望之若移之守荆門而朱荆門

為湖北倉以旌其守城之功亦是一說林
 倉久廢事竣耳凡此不敢具於中詳乞
 鈞慈詳酌其可而行

左丞相

得鄂漕何總卿別必謀書襄間以移治荆
 門事勢大異已具奏聞外其雖結石甌辨
 尚隨宜區處欲以別參謀為京湖制副江
 海假以襄陽令急往措置蓋萬一襄城為
 賊所據則關係不以也然皆未敢輒行趙
 帥同李虎下福諸軍必來江陵為後圖本
 當劾趙帥欺事今未欲使上日割令再自
 督萬將上以功贖過餘更俟探報的實又
 續有稟

別參 諫

某存領三帖備知襄事之詳非參謀與何
總御隨宜區處則此一方之民何所倚
虎富之甚是昨日行府亦已對下前降指
運更不施行五與一丈之意暗合趙勝劉
顯德張龜壽等悉如來諭施行昨晚奏牘
已上陞州已助七萬邱亦當助五萬前門
五萬並於薛督幹錢內支自總所成制司
措置發去行府無入可過也

左丞相

襄事竟至此趙帥雖能斬是以謝一賊之
民躬冒天石率朱將士以蕪賊衆然棄城
不事於督府不容無一辭已徑上劾章旨

施行之輕重則更自朝廷處分堆是某
控辭與自納之疏却乞丞相力為敷奏或
因此罷免則丞相生全之大造也今日之
事尚有天幸李虎正福本援上將前襄陽
變作之夕無此兩軍則此軍誰實制之趙
勝對虎尚留鄂渚前數日來鄂復漢軍之
郊無此兩軍則一萬之命亦無所托今趙
勝守漢川劉虎守漢口別參謀何總御告
急只得從浮光輟萬文勝一軍速趨漢陽
文勝自光至鄂自鄂回光如李虎諸軍皆
道江南此人獨提軍北行後發先至忠勇
可尚回光未久今又自光趨漢陽勞亦甚
矣已劄王光州那錢支犒又與別摘精銳

付之又照便宜指揮為轉一官與一金帶
雖自知專報然勢亦棘已奏上不容待報
也

趙大使

某比得諸處報狀知二十一日之變及顧
使司公申益聞其詳幸而殲渠之後盡戮
餘黨亦一快也第百年生聚一夕而燼方
費經理行府正結局忽得此報暫留數日
以俟事定連日郢後漢陽鄂告急江面震
動不得隨宜區處妄意欲乘此時將南北
軍分明告諭析為二處庶幾不相猜疑茲
以榜文納呈又作西差割欲委官前去開
曉就作借置而唯其人須得此人素信之

人方可諭意如夏刺史黃防禦二人不知
便以此委之如何蓋恐尚書方倚之為用
此間不欲徑差若得此兩人肯行則事無
不濟更在高明決擇或試與說定方書填
割子也或徑自書填付之或兩人中差一
人又差一南人偕行或台意別差一兩人
無不可者北軍區處既定則凡北人之無
所歸者皆可以併為一屯長在漢北為
國家屏蔽亦兩利也

別參謀

漢東移治之事督府難於聽從其言萬一
民情一動奔潰四出更不可禦則守臣將
士因而棄去必曰此督府之令也此關係

甚不輕有如珂里則是軍民自棄去官吏
誅之不能禁非官司實使之蓋民之老弱
一動則民亦動民動則軍一動軍動則官
吏誰與爲守此亦參謀所當深思隨直區
處然亦不可出令使民不得般移而爲寇
所戮如沙市之事也

趙大使

峴首之事躡數日間不甚的實某雖已爲
去客正自不能忘情伏想執事食息念之
不置也昨亦嘗數遣人偵探似聞有劉廷
美者能率所部占守且曾勦逐殘寇發蹤
調用之力必有所自若果有此等人諱密
不知旌異督府雖用便宜旨揮轉官陞差
少慰其心至如扶持區處成始善終則惟
執事是望有如龍李世濟忠赤似此等布
置當不待贊成其審能集事望賜垂報徑
從使司上之朝廷庶有以見後圖實功也

游侍郎

督府之建謂之無益則調遣將士應副錢
物區處事幾上沉諸郡甚賴之謂之有益
則固無赫赫之功也世衰俗薄任事者多
疵毀而全軀保妻子者吹毛求疵令人無
復斯世之志只有速歸以苟全性命又慮
無苟全之地耳今秋冬虜必大人而諸邊
帥聞搖兀未定此時正是招軍聚糧勸耕
設險之時而無人任責蜀事尤可寒心此

天實為之也

左丞相

或謂未暇議復襄何可遽置不問襄若不
守則隨信郢復荆門皆潰矣郢距襄二百
四十里水陸俱便且那得重兵于郢見可
而進萬一賊據襄之上流知郢有人必不
敢順流而下其次則竟陵當守州據湖而
至沙縣臨漢係第二重把截處若欲保固
荆襄江面則此二郡當守計廟謨必熟講
及此

安總領

某自二月五日方於九江就近應援先黃
未及趨荆鄂已被序廷入奏之命之下之

數日適襄陽為王景北軍作亂逐趙大使
雖幸有李虎滿淮東軍來援襄因得誅叛
而趙不可留襄亦焚蕩一空遂退保江陵
以此朝廷又欲留督某九六拜疏僅得
結局旨抑非是辭難蓋已差史嵩之子申
來鄂則和戰異議事多窒礙矣其非是主
戰者目前如招軍聚糧修城固圍之計何
可恃和而弛故只得速退以聽廟論區處
只願早歸山間以避世紛又不知何處可
避也

丁制置

近日失襄之後督府雖能募士復樊城而
襄為北人所據江陵亦多北人隨趙帥來

如夏全黃國弼之類情僞皆未可知比遣
別宋才代趙然此一交割甚非易事領事
後又未知作何區處難哉難哉史子申已
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俸蓋處而識者滋
以爲憂今幸江南無北人恐晉司鄂者自
此又引比人而南也人情大恟懼深恐激
出內變又慮和好成而北來人無置身之
地則有侯景之慮此亦事之所必有可爲
寒心謀報多言虜人今歲未寇只在七月
間又必先寇蜀又二太子者分重兵西鄉
未知蜀之受任諸賢何以待之久無所聞
矣

李太著心傳

此時在內在外皆不可爲只有間退爲是
或難之曰此時雖間向虜着身則答之曰譬
如一人徒手一人荷擔而卒然遇盜則徒
手者不輕於荷擔者乎或曰兩人均於一
死則又答曰徒手者必後死大抵自失襄
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隋信不可
守近而秦安爲盜所有遠而光黃亦復廩
廩荆鄂遂爲劇邊矣今雖召趙而以別宋
才代之其利害又在於新故之交而後來
憂端則又在乎史子申到後和議欲成未
成間也未成固有難患已成則非特一侯
景耳

京湖別制置

今和好之說誠非得已其不敢效他人執
一偏之說以害成策和好若成則舊管新
收之北人得無侯景反側之慮此當先事
致思此說也高以爲如何又如史洽以
浮光殺降之舊而守鍾離孟璟前月念三
日殺北人于信陽而趙帥乃引北人來江
陵史帥方遣人至休蓋尋盟而趙淮東乃
提兵至宿永宋與北人爭地事雖爲有因
而自外觀之待韓則和戰異議待降附則
疑信兩途於此之時受任者亦唯乎其處
史帥既主和而置司鄂渚其勢必引北人
南來劉廷美旣復樊城而襄陽乃北人據
之方築廬釀酒以待權皇帝之來則雖守

樊而無益凡此皆大監開府之初所當汲
汲留意

左相

襄陽捷書今有奏申狀繳至朝廷或恐
別大監已自徑達矣襄樊旣復則京西江
北諸郡遂可漸次經理此皆朝廷處置
得宜之效不勝贊慶然尚有過慮者則劉
廷美兄弟能以義行於一方一號召間使
能得數萬人此時豈易得者前督府賞功
趨躡方懼以專輒貽譴繼聞朝廷又特異
廷美訓武遙刺近來二十年間奏報之速
處分之明無如此者宜乎將士軍民踴躍
用命也江海亦不易得而置之荆門今銳

然趙襄氣象一新妄意欲乞大丞相力與
主持專委別帥任責區處蓋江劉諸人與
之情實相孚或能始終比段則為益不小
也

知安吉州燕左史重珍

勇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蕃西蕃結
於然後可至洋漢沔至利猶有棧閣險阻
今若取道西蕃徑抵又龍竟土則綿漢內
郡指日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鄧文
由此擣蜀猶是絕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
人又多造大斧所至斫開可容騎卒又割
泉軍一路徑抵綿竹成都百餘里七八

月後無非掩襲衝突之日若明大鈞則沈
昧不可測知若論人謀則民屈財殫將庸
師水火不可支蜀既若此則由金房徑至
襄郢荆峽由夔萬順大江而下無不如意
於是時也諸路危急報日至而淮西一
路獨有使幣往來是猶人之一身有背腹
心俱潰裂而養一指一臂以望其苟活不
待知者利害固曉然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一

